

3600
Bulanan Chao Foon • Mei/Jun 1992 • 九二年五、六月号

蕉風

双
月
刊

448



鸽子的草场 / 杨渐麟作 / 水彩 / 1992年

MS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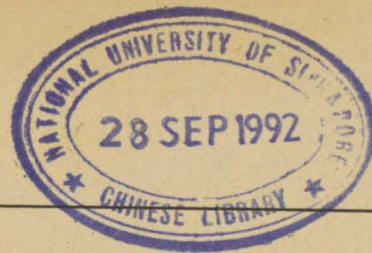


我在你赤裸的泥里
挣扎成脱水的鱼
吐纳着生生死死的唾液
多想啊你覆盖着我尸体的手
是水，抚我，淹我
以你所有的无情，守候
如坟上的墓碑
万年以后
你我二合为同色的雕塑
竟难分难解
你当年的温柔今日的顽固

化石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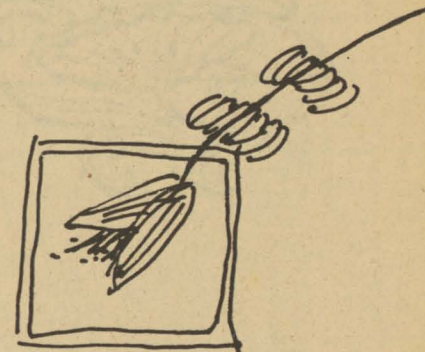
◎张永修

图/郭豪允



编辑人语

听听，那静寂的声音



写文章是一种无声的演出。

写文章的人灵活地运用他手中的方块以筑造他心中的王国，毕竟不如画家的色彩夺目、烹调师的浓香扑鼻抑或音乐家的震撼人心那么引人围注。他虽然胸中有说不尽的激情，由笔尖流出来的墨水尽管多么波澜壮阔，文字除了文字，到底还是静寂的文字。

很多时候，一篇文章（一本书）发表（出版）了，似乎都面对同样的残酷的际遇：那也是死亡的开始。

说来也许气馁，有不少朋友的确是在看透了这一层微妙的结局之后，即掉队而去，不再参加这一场没有声音的寂寞表演。

在一个文学创作活动还未见蓬勃的社会，写文章的人是不可能计较所应付出的代价与所获得的回馈的。不过，写文章虽然也是人的一种排遣寂寞方法，它却又不同于莳花饲鱼那样单纯。它还残存人类的一层魔障必须克服：名的诱惑。爱好种花的大男人不会想到以花扬名天下，文章发表了的小孩也会抱有“人人都看见我了”的踌躇满志。

文章刊登了，有人留意，总是一件开心的事。

事实上，文章的生命是可以延长的。

书评家甚至有能使一本书（文章）死而复甦。

公正、精辟的书评令一本书找到它在书架上的正确

位置，使阅读的人一目了然。

偏颇的书评虽然会造成扼杀或者瞎捧的灾害，终究不能长久欺骗“具有一双雪亮的眼睛”的读者。

从事书评的工作确如替他人作嫁衣裳，辛苦了自己，却令许多后来的人受益。

书评工作者除了具备精博的知识、敏锐的透视力以及无畏无惧的勇气之外，尚须有一个辽阔的胸襟，才能使人听到创作寂静的声音。相对于人头攒动的文学活动，评论的工作虽然冷门，它的挑战却颇大，意义则更加深远了。



九十年代 马华文学展望

云里风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主席)

马华文学自1919年发轫以来,虽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但在步入九十年代之后,却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至少它已取得了下列多项的骄人成就:

(一)与马来文坛的交流——在译创会及一些个别文友的努力下,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通过作品的译介有了显著的双边交流。这两年来,国家语文出版局、祖国日报、以及几家华文报章都在积极推动译介工作,使交流计

划蓬勃进展。马华文学巫译作品能够受到巫族同胞的重视与欣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我想,只要这种现象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么马华文学总有一天会被开明的政府纳入国家文化主流之内。

(二)与中国文坛的交流——八十年代,台湾名作家柏杨受邀来马访问时,已对马华文学作品的水准作出肯定的赞许,给了马华文友们一记强有力的兴奋剂,与此同

期,有几位马华作家曾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国际华文作家会议,他们在会上所发表的论说,也受到与会者的重视,由此可见马华文学能在国际华文文坛占一席位,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去年随着我国政府实行自由访华的开放政策,大马华文作协即组织了一个访华代表团,与中国的当代作家和文学团体作了一次深广的接触,奠定了马、中文学交流的基础,近几个月来,马、中两国的

华文报章杂志,已互刊了双方作者的文章,中国华侨出版社甚至决定出版马华文学选集,证明了马华作者的创作,已受到汉文系主流国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马华文学界的光荣。

(三)在本国,九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已经引起了广大华社的共鸣,如大马华文作协和隆雪中华工商总会联办声势浩大的马华文学节,已一连举行两届,获得许多华团的热烈支持,星洲日报所举办的花踪文学奖,以及乡联青所举办的小说征文比赛,也都曾在马华文学界掀起了阵阵热潮。在出版方面,除了福联会每年一度举办出版基金外,大马华文作协也筹募了一笔经费,定期出版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第一辑的十二本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面世。这对于鼓励马华写作人出版著作,肯定将产生积极性的作用。

身为一名马华文艺界的园丁,我亲身经历过三十多年的文坛风浪,也目睹了三十多年来文坛的兴衰,现在面对着九十年代这一片罕有的光明景象,难免要感到无比的欣慰。

不过,欣慰之余,我觉

得所有马华的写作人都应该反躬自省:马华文学既已获得广大华社的支持、友族的关注,以及国际文坛的认同,那么身为马华写作人的我们,是否有尽一己之力,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生活,扩大自己的视野,并在创作的道路上寻求突破,提高作品的水平,以免辜负各界人士对我们的殷切厚望?

胡适在文学改革的时候,曾提到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那么步入九十年代的马华文学,显然的已不再是移民文学、遣兴文学、抗日文学或是独立意识文学,而应该是范围更广的建国文学。我们的创作目标,一定要为朝向于建立一个和谐、公平和繁荣的多元社会而努力。同时,我们的作品已不应再停留在仅仅是反映现实社会的众生相而已。而必须更积极地跨前一步、十步甚至百步,去扮演改革社会、塑造社会的角色。我们的视野也必须扩大,不能再只局限于为族群服务的阶段,而应该推而广之达到为全民服务,以至为全人类服务的境界。总而言之,我们的使命是超种族、超政治的。

另外一点,我认为马华

写作人也不能再停留在孤芳自赏、孤军作战的状态下从事创作。我们应该存异求同地把所有对马华文学有利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商讨马华文学今后所应走的新方向,进而拟订出一个通盘的发展计划,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要把所有的写作人团结起来,同时也应该和工商各界的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络,就像中国的许多文学团体和企业界人士共组“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一样,共同去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大马华文作协成立以来,也已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文友们毕竟都能以大我为重,所以消弭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也屏弃了许多不应有的成见,作协既然是一个写作人的组织,它的责任除了发展马华文学之外,就是为文友争取合理的地位与权利。我希望全马的文友们都能把它当做是自己的大家庭,踊跃地参加进来,通过大家的力量,我们可以并肩携手,向前迈进,在首相2020年宏愿的号召下,马华文学届时也必然会有一场美好的丰收。

*

(一)

书名：《离开同方》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79年11月
页数：410 页

苏伟贞这本新著虽然书名《离开同方》，写的却是回到同方的故事。而且叙事者所回去的不仅是空间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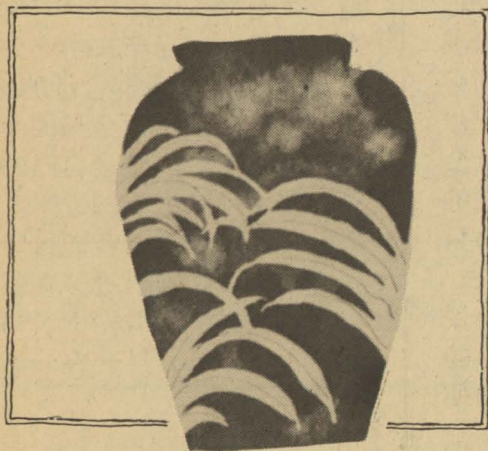
方，抑且还是时间的同方。同方也不一定非在嘉南平原某个叫么么拐高地的地方不可，它可以在台湾任何地方，因为同方是个眷村，是个叙事者认为“对外地的事知道得太少”（页三八〇）的地方。《离开同方》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封闭世界而已（同方的第二代泰半已经走出这个世界），同时还是眷村那个早已消逝的童騃时代——那是电视开播前后、三轮车仍是身分表征的时代。

苏伟贞笔下的同方村民

其实是另一批白先勇所谓的台北人——虽然同方只是个小聚落，比不上冠盖云集、车水马龙的台北。相对于《台北人》中的高官巨贾、名花贵妇，我们在《离开同方》里所看到的却是一群生活贫苦、休戚与共的眷村村民，他们既无辉煌的过去，对未来也相当茫然，邻里是非遂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台北人》中的人物多半由于背负着光辉沉重的过去，言谈间不免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这却是苏伟贞笔下卑微的同方村

评苏伟贞的 两部近作

◎李有成



民所没有的，就像小说中的李伯广和田宝珣的过去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页一八二）；或者像患有洁癖的段锦成，“好像一向对他自己身在何处感到疑惑。怎么会到台湾？怎么会到么么拐高地？怎么不是种田的？”（页三八四）“历史是个没有目的没有主体的过程”，诚哉阿图塞 (Louis Althusser) 斯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伟贞的《离开同方》倒意外地(?)成为《台北人》的替代性论述，为《台北人》的历史神话提供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离开同方》和《台北人》倒也有相似之处：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多属亡命来台、惊魂甫定的一代，所不同的是，《台北人》的角色多半已衰老迟暮，生命中回忆多于期盼，过去多于未来。《离开同方》的人物则不一样，他们多半正植青、壮年，所谓眷村的第二代尚未成长，整个眷村严格说还在天真烂漫的童稚时期，不过，眷村那种特有的“共有分摊的种种情感、情绪、情结”（见张大春，〈眷村子弟

江湖老》，《中时晚报》〈时代副刊〉，民国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同方村民的身上已经隐然可见。同方村民似乎没有个人的事，所有个人的事都是全体村民的事。这种集体意识及社区意识使得发生在同方村民身上的爱情故事——余蓬与方景心的情奔；段锦成、佟杰与席宜芳之间的爱恨情怨；乃至袁忍中与李巧、仇新眉、田宝珣／全如意等女人之间的爱慾纠葛——最后竟演变成么么拐高地的市井传奇，成为同方村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质疑，何以仍在懵懂之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能够那么清晰地记录成人世界的是非恩怨，甚至能够知道他不可能在场的若干事情原委，这也许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

写《离开同方》的苏伟贞大概有点像卡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谓的述史者 (chronicler) 或说故事者 (storyteller)：苏伟贞笔下的同方是个阶级不分的聚落，发生在同方新村的一切，不论巨细，也无分轻重，似乎都可以纳入叙事的一部分，

这容或正是《离开同方》最为乌托邦的地方。《离开同方》诚然是苏伟贞脱胎换骨之作，但在情节布局方面仍有可议之处。譬如将袁忍中、李巧、仇新眉与全如意等之关系串连起来的那家野台戏班，所演究竟属何种地方戏，实在颇难了解。依班主、李巧等人的身分推测，应该是歌仔戏。但全如意以一来台不算太久的外乡人，如何能成为该戏班的当家花旦（除非她来自厦门或闽南一带）？眷村里的一班老太太又如何能无语言隔阂，而对戏班如此如痴如醉？类似的缺失其实并不妨碍《离开同方》成为苏伟贞截至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杰作，这么说来，早《离开同方》一两个月出版的《我们之间》反倒显得有点时代错误了。换言之，《我们之间》的苏伟贞还是旧日的苏伟贞，与写《离开同方》的苏伟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二)

书名：《过站不停》
出版者：洪范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80年2月
页数：206页

苏伟贞的《过站不停》写的虽然也是爱情故事，但与《离开同方》不同的是，这些爱情不论发生在小说中的台北或枫港，除当事人外，对旁人既无影响，对周遭环境大概也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冲激，自然更谈不上成为市井传奇，成为周遭人物的集体记忆。其中症结恐怕在于《过站不停》的人物普遍缺乏一份集体意识——这却是同方村民所共有的。《过站不停》所构筑的世界显然是个阶级社会，其具体象征正是电视这种大众文化工业的层系性生产结构。这与《离开同方》中那种庙会式野台戏的世界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离开同方》里的么么拐高地是个天真烂漫、几与外界隔绝的乌托邦，《

过站不停》的台北则是个尔虞我诈、童真尽失的现实世界；即使远离台北的枫港，充其量也只是书中若干男女的避风港而已。《随风而逝》(Gone with the Wind)的女主角郝思嘉在重返其破落的家园时，仍冀望能重获精神力量；《过站不停》中的童先文在离开枫港十年之后重返故乡，倒不是为了追寻什么，反而是为了逃避。即使像张时宝这位资本家的后代，也只是为了反抗台北的资本社会才会避居枫港的，他是侵入者，虽然是哲学研究生，内心却仍潜存着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定思考模式，可惜枫港也无法教他摆脱自己的阶级标签。

《过站不停》中的男男女女其实是一群不会爱，也无能去爱的新台北人(?)，不管是童先文、薛敬、李磊，或是张时宝，在面对爱情时，不是趑趄不前，就是踟躇不安，简直就是艾略特笔下的普鲁弗洛克(J. Alfred Prufrock)。他们不像《离开同方》里的余蓬和方景心，为了能够长相厮守而不惜演出情奔。《过站不停》辑有

女主角童先文致其男友薛敬的信简八封(它们根本不像信简)，“信跟着小说情节走”，苏伟贞总其名曰“潜情书”，并且希望这些信简“不妨碍小说发展，也不妨碍阅读”(页三)。作者心存这些希望可能已有先见之明，因为这些信简不仅妨碍小说发展，也妨碍阅读(我初读时几乎是半跳着略过去的)。不过细想起来，这批所谓的“潜情书”——顾名思义，信的内容泰半是谈情说爱——却也不是没有好处。这些信简至少证明了书中人物的确是一群不会爱、也无能去爱的人，最后只好沦于纸上谈兵，故作深度地呓语爱情。在行动面前，他们只能瞻前顾后，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这些人在面临爱情时真是“过站不停”！

资本社会普遍化的商品形式也决定了《过站不停》中的部分男女关系。这种形式不仅见于张时宝与林安妮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界定张及同和李磊——一位是大权在握的电视导播，一位则是急于走红的电视新星——的关系。依马库塞(Herbert

Marcuse) 的说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女性的性不幸会沦为交换价值的重要因素。诚然，李磊的例子说明了，女性参与工业生产(在《过站不停》里当然是文化工业生产)将会分化男性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也因此提供了女性遭到剩余剥削的机会。李磊出身贫寒，家居违章建筑，唯一亲人的老父又病重住院。这样的处境更增添她被剥削的机会。即使薛敬与李磊之间的关系(薛敬也是导播)，若再以马库塞的用语界定，其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性慾(sexuality)，又有多少属于爱慾(Eros)，实

在颇堪玩味，这一点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不甚了了。不过，《过站不停》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潜藏在这些男女性慾或爱慾背后的社会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当有助于我们一窥书中男女的情慾恩怨。

读过《离开同方》，再读《过站不停》，当然会觉得后者不论在关怀、格局、视境等方面，在在不如前者。我曾誉《离开同方》为苏伟贞脱胎换骨之作，《过站不停》既修改自作者十年前的中篇《人间有梦》，虽已有自己的独立生命，但整体而言，受制于旧作的地方仍

多，自然难望《离开同方》之项背。十年说爱，不能算短(当然，爱情是个大题目，十年也不算长)，苏伟贞的下一部小说将说些什么呢？

*



《仲夏夜之梦》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戏剧系的第一、二届毕业生在去年所呈献的毕业公演——《罗生门》获得当时空前热烈的反应。今年，戏剧系的第三、四届毕业生也将为您展现他们的另一部大型舞台制作。

此次的毕业公演剧目是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仲夏夜之梦”，由第六学期学生杨国忠导演，第三、四届毕

业生联同低年班同学共同企划与制作。

演出日期订于六月廿一、廿二、廿三日，晚上八点正假八打灵人民市政局(Civic Hall-P. J.)正式演出。门票分为十元、十五元及五十元。过后，将会于六月至七月期间到檳城、新山及东马等作巡回演出。

欲知更多有关详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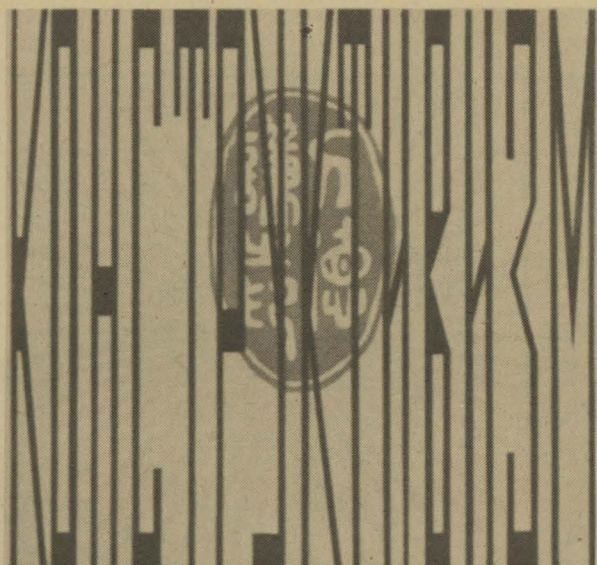
可前往或来电询问。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演艺学院戏剧系
有关负责人：

(严珮瑜/吴国煌)

225,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Tel: 03-9846671, 03-9847186

欢迎有兴趣者踊跃出席观赏。



反熟悉观念的设计

——打开夏绍华诗文的一道锁

我们的读者太喜欢“看书”。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们往往要求一目了然、一目十行、顺畅无阻、明朗浅易。换句话说，我们的读

者兴趣的是“知道”一则故事，“知道”一件事物的来龙去脉。抱着这种心态的读者，或许很容易满足于内容摘要一类的简短文章，或许

很容易满足于故事内的社会现象和道德意识。我所要说的是，这绝不是阅读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态度，喜欢“看书”的读者是永远享受不到

文学作品中的精妙处。

认真说来，阅读文学作品，是一件费神的事，喜欢轻松随便的读者注定要和文学作品无缘。阅读文学作品是一件感知的过程，读者不只急于“知道”一事实，还要感受作品中存在的魅力。阅读是一项带有时间性的活动（那一种活动没有时间性？），读者在时间的流逝中，投入作品的每一字每一句而成为该作品的一分子，感受和体验作品，在作品世界中挣扎浮沉至终呈现出一种具体的解读方式。这个过程自然费神，自然令读者心疲力倦。唯有抱着这种态度，读者变成作品的诠释者，诠释者对于他与别人不同的诠释感到兴奋。英加登 (R. Ingarden) 认为文学的生命不在作品，而在于读者对作品的感知过程，其理就在此。

为了唤起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习惯，向读者旧有的认知观念作出挑战，不少学者和理论家都在提倡作品中的“异化”(defamiliarization) 与“反习惯化”(deautomation) 两大性质。所谓“异化”，就是把所叙述的

对象写成一种违反熟悉习惯的文体方式，造成读者的解读过程困难重重。读者在时间之流中，费神去面对一件新奇的事物，一方面吸引着读者，一方面抗拒着读者。读者付出的越多，受益自然也就更多。俄国的威特·施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 的反熟悉观念把这一论点发挥得尽致淋漓，他说：“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知事物，而不是认识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感知的困难程度和时间长度，因为艺术的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需设法延长。”异化和反习惯化当然可说是创作的一种技巧，为求取美学艺术的效果和价值的一种方法，但它更是创作者所刻意经营，向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出挑战的一种策略。

我们时常读到某某人评某某人的作品“诘屈聱牙”、“晦涩难解”、“标奇立异”，言下之意大有水准低劣不忍卒读。晚近的新文学理论排除了这些错误的观念，相反的，唯有作品的异化和反习惯化，造成作品的困

难、诘屈、奇异，才能迫使读者积极投入，刺激读者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因此威特认为“困难”和“阻碍”是艺术的通则。王文兴的《家变》和《背海的人》很多人说文字不通、语法散乱，有者甚至破口大骂。但评论家挑灯夜读之余，最欣赏书中的“艰涩聱牙”的语言文字，反熟悉的叙述观点设计。

阅读这类作品，读者必须有耐心的逐字逐句往下读，在时间的流失中揭起一层又一层迷蒙的面纱，感受并转译为意义。试以夏绍华的《青鸟》一诗为例：

当一片辽瀚的江山
攀延第四十个秋末
的枫红
她终于无法挽留，
青鸟
曩昔一季季温存的
缄默
娴静而诡谲的草原
流过逐渐浑浊的涧
溪

读者一开始就对“辽瀚的江山”感到困惑，事件发生的地点不明，“第四十个秋末的枫红”隐隐约约告诉

读者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却又是那般令人捉摸不定。读者唯有逐句逐行往下读，投入其中，藉文字所透射的神秘讯息，逐步寻找事件的面纱。一旦事件被厘清，读者便很自然的寻到时空的定位。他会发现他正站在中国大陆上，目睹一场惨痛刻骨的悲剧和耻辱。这首诗中的异化和反习惯化的语言叙述贯穿全篇，明显的摆明向读者的阅读态度提出挑战。比如引诗第二行“攀延”一词，显然不是日常采用的词语，读者的脑海里会浮现“攀登”、“攀爬”、“攀高”、“展延”、“攀上”等词，这些词语互相辩证互相指涉。

写天安门事件的诗实在太多了，在马华文坛方面为数也不少，但记忆中没有一篇如〈青鸟〉般独特、艰涩难解、充满着疑惑和不定感。唯其如此，〈青鸟〉才能在类似的诗中一枝独秀，令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因事件的过去而丧失文学价值。

读者投身于文字，开始必定处在一种不定的状况中，随着读者一点一滴的往下读，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

失，读者渐有所感，心中的疑惑渐次消减，读者渐次了解事件中的情景而终至全盘认同诗中人的角色。诗中人的遭遇也就是读者的遭遇，读者感受诗中人的心情感受。但我们知道读者不可能是诗中人，无论他和诗中人的心理感受有多大程度的认同。关于这一点，简政珍有精辟的见解：“阅读时，读者立于作品外在的里面和内在的外面。读者不停地在内在和外在中交替变易——他要拒绝成为局外人，而又试图站稳脚步，惟恐陷入内在而丧失自我。”

明乎此，我们当能明了夏绍华对于创作的一番苦心。夏绍华的小说〈其中最大的是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散文〈海滩上的一天〉均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其中最大的是爱〉中的一段文字：

……火车箱一格一格在身后闪过，远去。

家乡的小站，露宿着夜的寥寂与凄清，沉甸甸的，压在心头。装在天花板的霓虹灯，疏疏落落地撒一把清澈似水的光，倾照在那斑驳

陈旧的长凳上。守夜的印度人，独自靠坐在最前排的一张，抽着烟，背着光，身体的轮廓像用凿刀刻划浮凸出来。黑暗的身影，黑暗的脸，守伴着黑暗的夜晚，我只看到烟蒂像一个小红点，时而血亮时而燃烧。……

这一段气氛的精细刻划和经营，目的是在于烘托角色的寂寥心情。“寥寂和凄清”之所以“沉甸甸的压在心头”，自然是小说中人感情意识的投射，藉一些外在事物如虹灯的光、斑驳的长凳、守夜的印度人勾勒出来。读者投身作品中，作品中的一切情景感同身受，读者自然能够体会到一颗落寞黯然的心。小说中人坐在火车里头，周遭的事物逐步进入他的眼帘，也逐步进入读者的眼帘。这些事物是叙述的核心，但对读者的心灵内在却转化为意识，读者置身于语言文字的感染力却也同时运用其知识能力感染语言文字。这因此印证了简政珍所说的“读者会在无意间扮演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

对于许多严肃的写作者

来说，他们时常都在运用崭新锐利的思考角度，探索前所不见的领域，写下更艰涩繁复的作品。没有费神而要求一目了然的读者将会徒然放弃文学作品。台湾诗人柯顺隆的“有人在吃我的脑袋”正可为我们今日的论点作

结，他把阅读比喻为被他人劈开脑袋，脑浆为人啖食。阅读既是一件费神的事，自然也就是一件用脑的事。柯顺隆的诗行如下：

翻开书本
有人在背后咬我的
脑袋

深沉地一声裂开
汤匙舀脑浆溅起水
花朵朵

柯顺隆的譬喻竟然如此残酷如此暴力，如此耸人听闻，然而这一切文字取喻不正是造成作品异化和非习惯化的主要因素吗？

*

• 新书介绍 •

书名：墙头上的小红花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五元正

邮购处：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本书共收43篇短文，是资深作家姚拓多年来“我手写我心”的随笔。

姚拓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既疯狂，又认真；遇到的许多人或事，也是既荒唐，又正经，所以他的一生，也是既美丽，又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很爱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已经百孔千疮。因此他要用“最拙笨的笔尖，记录最拙笨的生活，娱人自娱，别无他求！”



本文作者与白垚（左一）、韵儿（左二）及丘瑞河（右一）

旅美杂感

姚拓

五年来，与老伴老是说着要去美国看一看儿子与女儿，但都没有成行，不是临时改变主意，便是老伴健康

有了问题，再不然就是忽然工作忙碌无法抽身。一直拖到今年九月，儿女一再来函催促，只好下决心再一次去“吃苦受罪”。

旅行本是人生乐事，世

界各国都在发展旅游事业，所有的人都渴望游历异国异土，而我怎么会有视旅游如畏途的感觉？

原因无它：我怕坐长途的飞机。假如让我坐一个星期的火车，我不会厌倦，因为沿途有高山峻岭，深涧峡谷，甚至平沃千里，一望无际，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地区，都有其不同的特色。可是在飞机上，除了拥挤的人群、陌生的脸孔与木然的表情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而且由吉隆坡到美国的洛杉矶，几乎要坐整整二十个钟头的飞机，睡又睡不着，醒着又无事可做。我带了一本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看了许多篇仍未有睡意，也许是心绪不宁，最后竟然失去了阅读的兴趣。越是心绪不宁，就会越发烦躁不安，如坐针毡。机上挤满了人，你总不能一个人在走道上走来走去——也不容许你走来走去。想活动活动一下筋骨都不成。

所以每逢坐长途飞机，我就会忽然想到古时候的“地牢”——是不是那时候牢狱就是这个样子？我真佩服那些空中小姐们的勇气，她们把飞机当成办公室，把咫尺

地带当作终身职业的活动场所，即使给我世界上最高的待遇我也不干。倒不是怕飞机失事而摔成肉酱；其实，坐汽车的失事率比坐飞机高得多。我最不喜欢拘禁约束，而坐长途飞机，正是最不好受的拘禁约束。这一次去美国，又是一口气由吉隆坡直飞洛杉矶，由洛杉矶直飞波士顿，算下来有三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波士顿真的有“如逢大赦”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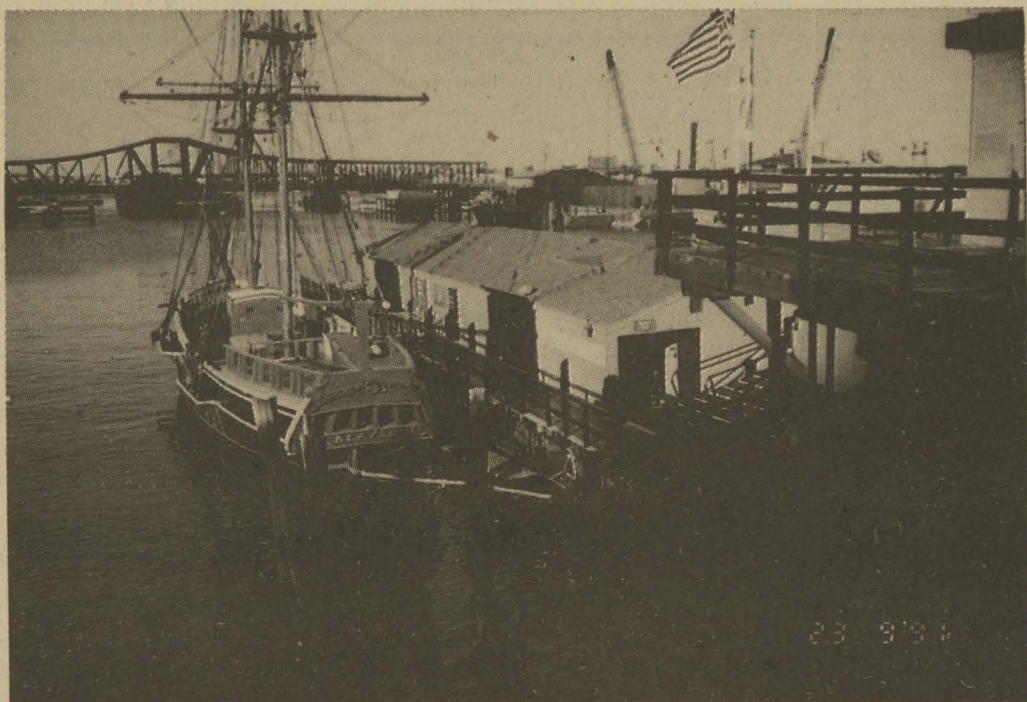
当然，一到了波士顿，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与女儿，似乎又觉得即使再多些辛苦也是值得的事情，原先在飞机上的烦厌、拘禁与不安，全都一扫而空。

美国名城波士顿

在波士顿乡下小镇住了十天，早上除了在门外打打太极拳，不敢在镇里镇外的小道上蹒跚。据说这个小镇一向没有黄色人种居住，我担心遇到不愉快的事件，也许这是我的过虑。我早晨散步时遇到的白人，大家礼貌地点一点头，看样子倒没有什么“歧视”的现象。波士顿城中的校园区，如哈佛及波士顿大学等所在地，黄皮肤的人似乎处处皆见。在波

士顿的朋友告诉我：哈佛大学的东方学生，占了三十多巴仙。入了美籍的东方人，包括日本人、华人、韩国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黄色人种，我想至多不会超过全美二亿人口的五个巴仙，而全国知名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居然有三十多巴仙的东方人在该校攻读，由此亦可略见东方人在美国学术界所占的份量。假如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这种情形维持不变，我实在无法猜想这些东方学生在美国或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在学术自由的立场来讲，哈佛大学实在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世界最高学府。但愿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像哈佛大学一样门户开放，那么，世界大同的概念也许更向前推进一步！

波士顿是美国的名城之一，美国独立战争乃是由波士顿开始的。当年因抛茶叶入海而惹起战争的码头上，迄今仍有一个破旧的茶叶船供人凭吊。美国立国仅仅二百余年，后来居上，如今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一七七三年，殖民地人士在这个小小的码头上抛茶毁船时，



波士顿茶叶码头上的茶船。

那里会想到这一个愤怒的偶然事件，居然会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实，历史上有太多的偶然事件，当然在偶然的背后早已埋藏着炸药，时机一到，就会着火爆炸。可惜，所有当时的执政者，都是执迷不悟、死硬到底的瞎眼皇帝或缺耳将军，其最终的命运必定是被历史所唾弃。

写到这里，我忽然高兴

我居然生在这么一个大动乱的时代，让我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变动，先是中国军阀的割据混战，国民党军的北伐，中国与日本的八年战争，然后是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占领整个大陆，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海隅。到了现在，居然看见东西德合而为一，东欧共产国家纷纷脱离共产阵营，尤令

人无法想像的是共产党老大哥苏联政府，竟然哄散解体。我真希望我再多活二十年，让我看看今后的二十年，世界上还有什么奇迹会发生。

纽约的乱与脏

由波士顿去纽约，只有五个小时的路程。老实说，美国的公路设备，堪称世界一流。这一次在美国，我曾经坐汽车旅游东部、中部及

西部若干地区。他们全国的公路，几乎全是双线，与吉隆坡到马六甲的高速公路一模一样，广大平坦，标志分明，相隔不到四五十英里，都有加油站与休息站。坐汽车在这样的公路上奔跑飞驰，几乎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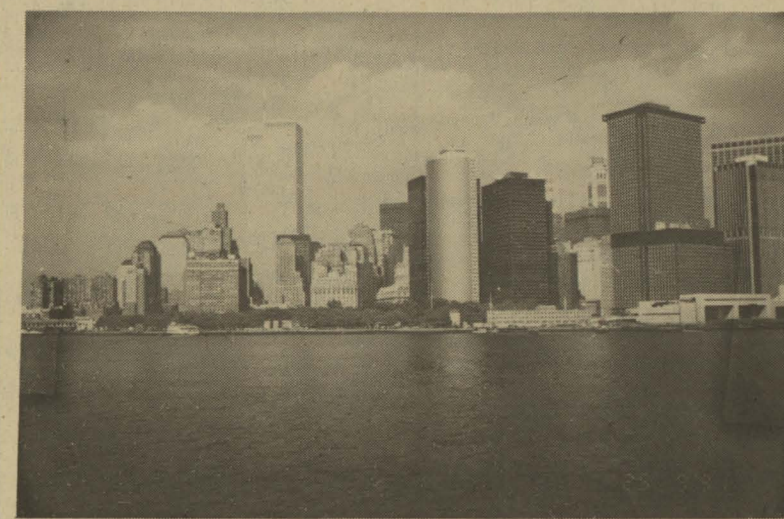
到了鼎鼎大名的纽约，倒是耳闻不如目见。我对纽约的印象是：人多、肮脏、杂乱。

我有三个朋友住在纽约，一是医生兼作家郝毅民先生，另外是两个画家。我先去拜访郝先生，他住在纽约的皇后区。他本来约了住在纽约的一群年青诗人，等着和我见面，谁知我迟到了两个小时，只见到其中的严力先生。他们多是由中国大陆去读书的学生，工余之暇，自己出钱出力，创立《一行诗社》，定期出版诗刊，定期聚会讨论新诗。我由衷佩服他们这一群人热爱文艺的精神，尤其是郝先生已经年逾七十，依然与年青人谈笑为伍，所以，我和他都大笑互说“老当益壮”，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

在纽约三天，多由画家李山先生驾车接送并担任义

务向导。假如不是他，我在纽约是不可能游历那么多的地方的。纽约有太多的车与太多的人，要想看的东西太多，时间又匆促，只能走马看花地惊鸿一瞥。不过，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馆中所藏的文物，真令人目不暇给。其中有关埃及文物的部份，绝不遑让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院。最令我兴奋的，是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室内，居然看到了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真迹，以前我只是

看到黄的复印本而已。正好那一天有一个西画收藏家的油画展，我随便去浏览了一番，竟然在这个收藏展中，让我看到了印象画派大师诸如莫奈、华沙罗、西斯莱、梵谷、高更等人的画作。怪不得郝毅民先生竭力劝我在纽约多住一天，他说：“你到了纽约，如不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等于是入宝山而空回！”幸亏我听了郝先生的劝告，纽约的精华在大都会博物馆，而不是什么摩天大楼与自由神像！



纽约海滨

纽约地区，黑人特别多。据住在纽约的朋友告诉我：凡是黑人聚居的地方，白人与黄人都不敢在那里居住；假如某一个地区有了黑人，白人们就自动搬走，于是屋价大跌，慢慢地成为黑人地区。例如郝先生所住的皇后区，其中若干段都已成为黑人聚居的范围；我们在黑人聚居区开车经过，也不免胆战心惊。因为刚刚在几个月前，有一个由中国大陆去的画家，在黑人地区摆摊子售画，与一个黑人发生冲突，仅仅三言两语，那个黑人竟然拔出手枪，一枪就结果了那个画家的性命。住在纽约的中国画家们，聚资聘请律师，向法庭讨回公道；杀人者也聘请律师对簿公庭，辩称杀人者一时精神错乱。结果法庭判决，把杀人犯先送到医院检验后再作定夺。其实，法律上的漏洞很多，最后如何，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据另一位画家朋友告诉我：说这位被杀的中国画家，第一是不该到黑人区与黑人争生意；其次是不该到了晚上时分还不收档；第三是不该“小不忍而乱大谋”。由此事件可看出：黑人的

嚣张与蛮横，而华人的处境又是多么可怜与无助！

纽约的唐人街，更乱，更脏，也更加挤迫。好像满街都是华人餐厅，价钱并不昂贵，当然设备也够陈旧。豪华的华人饭店也有，我不敢进去，怕敲竹杠。奇怪的是，纽约有两条大街，从外表看，每家商店的墙壁上都涂得乱七八糟，甚至窗口外面也是一道道的白色喷雾圈，初初看来，还以为这些商店都是货仓。其实你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些商店全是高级的画廊，室内布置精美，每幅油画都是当代名家的作品，动辄以十万几十万美金计价，吓得我缩不回舌头。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讲究门面的装修，甚至连招牌都不讲究，我实在弄不清这个道理。后来我猜想，也许这些画廊租用的全是古老的旧屋，租金廉宜，才能生存；其次，大概他们也曾粉刷油漆过墙壁窗口，但纽约城中的“街头艺术家”太多了，所以这些墙壁就成为他们施展艺术天才的场所；甚至纽约所有的货车，都被涂得如此不堪入目；据说地下铁道的所有车厢，也是如此，可惜

我没有乘坐地下铁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欣赏到这些“杰作”！

有如银河落九天

尼亚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是我这次旅游美国的重要节目之一。我们一家四口，由纽约开车，五个小时便到了“尼亚加拉瀑布城”。此小城距离水牛城不远，是美国有名的旅游胜地，处处都是旅馆与饭店，瀑布附近有各种观赏瀑布的设备，可让你远观，近看，俯瞰，也可以通过隧道向上仰视，当然最刺激的是坐游艇、披雨衣、到隆隆的飞瀑下方一尝水珠扑面的滋味。

看了这个尼亚加拉瀑布，再去参观其他的瀑布，那才真正是大巫见小巫，尼亚加拉河面约有1240公尺宽，河水滔滔而来，到了这里，整个地面忽然下陷，好像鬼劈神剃一般，一下子将河身斩成两段，下一段与上一段的落差竟有五十公尺。于是，有如天河缺口，滚滚河水像倾泼似地一泻而下，其声隆隆，震耳欲聋，水花飞溅，云雾漫谷，令人看了，真是惊心动魄。据说每年总有一些美国人偷偷地顺着河流

跃下瀑布，前些日子就有一个美国人因此丧生。
尼亚加拉瀑布，可以称

多个朋友，都住在休士顿，包括白垚在内。
我们在马来西亚住久了

的面积大得令人吃惊，好像洛杉矶 (Los Angeles)、由东到西，竟有二百五十公里，



慑人心魄的尼亚加拉瀑布。

得上是地球上最雄伟的天然奇景之一。

休士顿的地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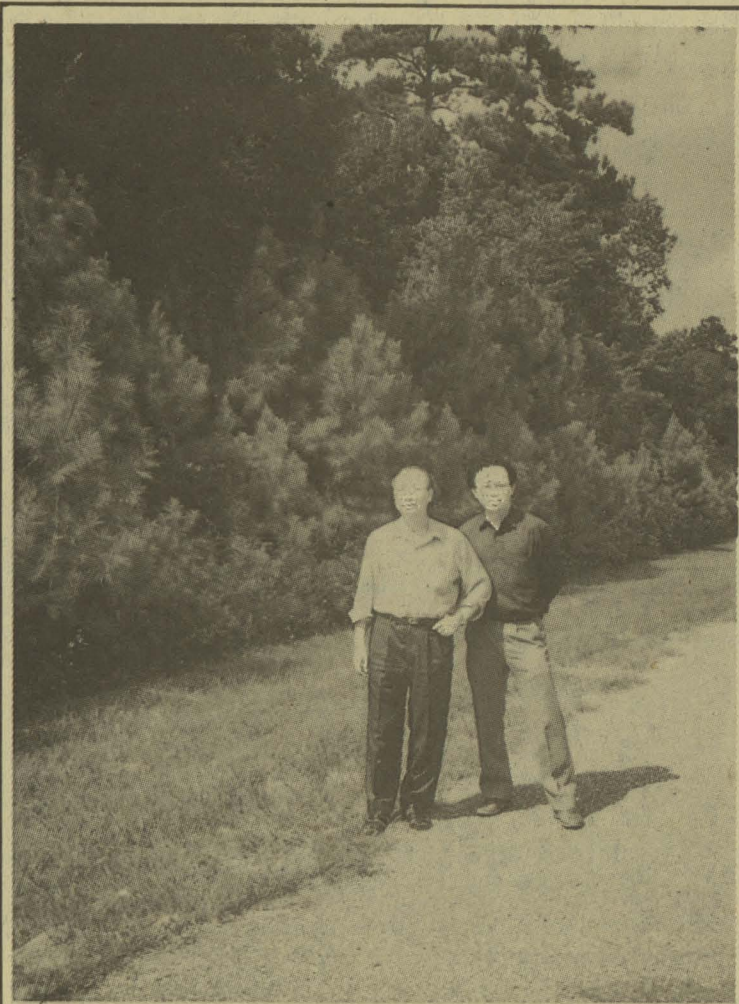
到休士顿 (Houston) 住了十天，我的女儿和我们好

，总以为美国的城市与马来西亚不相上下，例如我们的首都吉隆坡，即使包括八打灵市在内，直径也不过三十公里。可是，在美国，城市

正好是吉隆坡到达怡保的路程。休士顿城也不小，直径大概是九十公里。所以说，虽然我两次去过休士顿，但对休士顿仍旧印象模糊。

我为什么把休士顿的面积说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不清楚休士顿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多小，才胡里胡涂地在休士顿买了一块地皮而吃了哑吧亏。十年前，马来西亚的地皮和房屋都大涨特涨，老实说，像我这种人应属于井中的青蛙，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地皮和房屋都要大涨特涨。于是，有位口若悬河的地产经纪商，由美国来到马来西亚，鼓其如簧之舌，向马来西亚人介绍投资的终南捷径，是在美国买块地皮，“待价而沽”。俗话说：“不怕问斩，只怕没有人陪”，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一窝蜂似地，都去购买地皮。我心中想，一块两万平方英尺的地皮，才合马币二万元，岂不是一元马币一尺。既然朋友们都去买，我也买一块吧！何况又可以分期付款，十年付清。

等我们这一群傻瓜买了地皮以后，才知虽不是上当，也同上当差不多。美国的地方那么大，地皮有的是，这些地皮固然可以“待价而沽”，但不知“待”到什么时候，也许“待”到我的孙子那一代还“沽”不出去。



休士顿这块地皮，作者送给儿子，他竟然不要！

五年前我去休士顿，请白垚兄开车陪我去看那些地皮（他当然也是傻瓜之一），他的车开到地皮附近忽然有些毛病，我们不敢冒然前进，

生怕万一抛锚在荒郊野外，说不定呼天不应，结果没有去成。

这一块地皮分期付款到第八个年头时，还有三年尚

未付完，我心中想，既然地皮要等到孙子一代才知端倪，不如让给我住在美国的儿子由他去供期吧，因为我的孙子就是他的儿子。谁知他居然不要那些地皮，甚至在信中说，他如把三年供期的钱存起来，三年后可以买到两块那样的地皮，岂不更加合算。儿子不肯要，我又舍不得丢掉，虽然那块地皮没有看到、没有摸到，可是已经分期付款付了七年，只剩三年就可付完，唉！明知是错，还是付下去吧！一直付到今年三月才算付完。这十年来，每次付款都有一肚子气，尤其是最后三年气中带笑，笑中带气，你白白把地皮让给儿子，儿子都不要，你却硬要付款到底，等到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即使地价高涨，还不是便宜了我儿子的儿子，与我何干何涉？我平生之中所做的糊涂事极多，在美国休士顿购买地皮算是其中的一项。五年前去看地皮没有看成，这一次非去看看不可，连本带息花了三万多元马币，连地皮的影子都没看到，实在于心不甘。这次仍请白垚兄开车，由他家出发，足足开了

五十分钟的车，才算看到了地皮的高树，但没有看到地皮，因为地皮上生满了高树与矮树，地皮四周尽是矮松，像是周围围了一道松墙，你想踏进去一步都不成。我问白垚，这些松墙是谁栽种的？他笑着说：“谁会替你去种松墙？天生天养，是老松树的松子落在路边自己长出来的！”假如再过十年我再去探望这块地皮的话，说不定这些小松已长为巨树。

我为这一块地皮的事，常常自嘲自谑。后来我才知道，马来西亚许多学贯中西的经济专家以及许多巨商富贾们，前十年也是一窝蜂似地争抢着到美国去投资地产，没有一个不是焦头烂额，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如此说来，我那一块地皮是一百只牛身上的一毛，算个啥！

三藩市的小乌龙

由休士顿到三藩市，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的好多老朋友都住在这里，我们欢集、聚餐、谈过去、说将来，大声谈笑，忘形高歌，好像又回到了我们这一群人过去年少的时光！当然现在我们都垂垂老矣，不过，老骥伏枥，有几位朋友

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当年的豪气！

三藩市的最大好处是气候宜人，终年每天气温是摄氏十度左右，不冷不热，所以来美的华人多数喜欢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的唐人街生意兴隆，星期天上中国餐厅“饮茶”，其热闹喧哗的程度，与香港并无二致。所有中国餐厅的点心饱饺，也可以与香港媲美毫不逊色。据说全美国各城市，以三藩市的房屋最为昂贵，几乎是其他城市的一倍或两倍以上价格，全是华人互相“炒”起来的。

三藩市东方人脸孔之多，几乎处处皆见。唐人街一望去，似乎与吉隆坡的武吉免登不相上下，尤其是华灯初上时分，红男绿女，你来我往，五颜六色，灯光如昼。当然，这里的黄色架步大概也是全美国第一，假如不是有朋友左右相陪，我一个人没有勇气在唐人街浏览漫步。

三藩市的名胜，其实一点也不名胜，如渔人码头、金山大桥、Z字山路等，五年前我曾去看过一次，现在重去既无新意，又无思古之

幽情，看了等于没看。倒是市外靠近海边的几个小城镇，景色颇为宜人。有一个小镇只有百来家商店，一半以上全是画廊，说它是“画廊城”亦不为过。不过，画廊中的作品大多为中下之流，而且多是复制签名的印刷品。原作不多，价格惊人。像这类的画廊商店如在吉隆坡开张，保证门可罗雀；可是，看样子他们都灯光明亮，装璜焕然，也许可以维持得过；奇怪的是，这数十家画廊卖的全是西画，连一家中国画廊也没有。由此可见，中国画在美国没有市场。

在三藩市，我摆了一个乌龙。我原本住在郊外，离圣浩西(San Jose)仅几英里之遥。可是，我由三藩市坐飞机到洛杉矶，不知是吉隆坡旅行社出的错，还是那一家航空公司的规定，总之，我必须由三藩市先飞到圣浩西机场，由圣浩西再转到洛杉矶。三藩市与圣浩西紧紧相连，好像吉隆坡与八打灵市一般。结果，我由圣浩西开车到三藩市机场，上了飞机，在空中绕了十多分钟，然后下降圣浩西机场。早知如此，我不如坐车直接上圣浩

西机场更快更近！而且坐的是十八个座位的螺旋桨式小飞机。像这种飞机，只有在东马砂朥越的诗巫和美里才能见到。在美国，还能坐到如此老爷飞机，也算是我旅美的小小插曲。

美国居大不易

我们马来西亚的报纸，常常报道说，有许多马来西亚人用旅游身份进入美国，利用美国海关只查入境、不查出境的漏洞，到了美国之后，就偷偷溜到中国餐厅去打工。这样“苦干”了三五年，积存了钱带回马来西亚可以购一栋房子。事实上这些人能不能购买一栋房子我没有去调查过；不过，在洛杉矶机场我倒看到了好多个这样的同胞，而且是女同胞。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护照入境的年月记录上，她们肯定是到美国“打黑工”的勇士。

在美国，中国餐厅之多，真是没法统计，不管是南是北是东是西，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厅存在。单单休士顿一地，据说中国餐厅就有三百多家，几乎是天天有中国餐厅关门大吉，也天天有中国餐厅开张

志庆。所以，你到美国旅行，不必为吃的问题担心，随地随处都可以吃到华人的面饭。

是不是居留美国的华人都是以开餐厅为业，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即使你到美国各城的唐人街上走一走，除了餐馆之外，华人开的其他商店仍不多见，更不要说是有连号的旅店、银行、购物中心和其他实业了。美国才是资本主义中的最资本主义的资本国家，大老板多的是，他们两百年前即已分门别类各霸市场，岂容他人在床边酣睡？华人中出了一个王安，东方人都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实，王安与老美大资本家比起来，又算个啥？没有富可敌国的资金，没有专门的经济人材，东方人（日本人也许例外）到美国去做生意，能赚到钱的实在是异数。至于咱们马来西亚的商场大将，在马来西亚也许能呼风唤雨，但到了美国，莫不铩羽而归。五十年前，华人在美有“三把刀”之称，即菜刀、剪刀和理发刀。现在，只剩下一把菜刀。

既然在美做生意那么不

容易，为什么东方人仍然要一窝蜂似地想到美国去居住？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地方真大，堪称地大物博，大家都想到美国去闯一闯。闯得好固然可以一生衣食无忧，闯得不好，老了，也有养老金可拿，反正饿不死，冻不死。最令东方人羡慕的，是美国这个国度，自由可真的是自由，自由得连身份证都没有，自由得可以到处买到枪械子弹。五年前我去美国时，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告诉我：他们一个游美旅行团三十多个台湾旅客，游完美国要回台湾时，只有带队的一个人独自回台，其他三十多个游客全部变成了居留美国的非法移民。现在台湾的经济突飞猛进，这种现象已不多见。

居留在美国的华人，如属高级知识份子，或学有专长及特殊人材，年薪约在三万到五万美元之间。大学教授只有三万左右。说起来薪金不低，实际用起来却是捉襟见肘，因为房子要付款（多为三十年分期），汽车、保险、尤其是所得税是先行扣除，于是七折八扣，留下来到手的现金已经不多。

分期付款及信用卡制度，把全美国各阶层各界人士都变成“寅吃卯粮”的穷汉。美国人没有“安土重迁”的习惯，所以他们大多人不买房子。30年分期购屋有好有坏：好处是你付百分之十的钱就可以住大楼大院；坏处是30年太长了，等于是变相的租用，但要加上利息。其实，租房子住与买房子住，费用不相上下。

因为大家都是寅吃卯粮，所以不论白人或华人，都怕随时会“失去职业”。今天失了业，明天可能就没有饭吃。你今天没有按规定交足信用卡上的欠款，说不定明天你的大名就进入他们的“黑名单”。任何人一进入一家信用卡公司的黑名单，立即全美国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都会收到同样的情报，那么，你就进了“地狱”而不能翻身。要翻身也可以，你得设法去弄掉黑名单上的大名，但也不容易。美国的信用卡真是满天飞，连商店购物公司都有自己的信用卡，他们不怕你欠款，只怕你不用他们的信用卡。于是，每个人都成了信用卡的奴隶。

其次，美国人开的公司

，倒也因材聘用。需要某些专材，他们这些专材就吃香得很，人人争相聘用；如果遇到不景气或竞争剧烈公司负担不起的时候，这些公司就立即大事裁员，毫无情商的余地，百分之百的“金钱挂帅”。于是专材变成了“无材”。前几年，美国削减太空发展经费，于是，这些太空专家全失了业。我有一个朋友是石油专家，在美国一家油公司做了二十年的高级工程师，现在美国石油业一蹶不振，被公司炒了鱿鱼，只好改行去做地产经纪。

至于更下一层的技术人员或低级的服务员或职员，靠一个人的薪金去维持三口或五口之家，实在困难，所以妇女也多数出外工作。因为出外工作，谁也不敢多生孩子，在美国，养一个孩子得用去很多钱，单单托儿所的费用，每个月就得五百元到一千元美金。

老年人在美国，虽说有三五百元的老人福利金可拿，但这点钱至多是饿不死而已。住在老人院，设备好一点的得自付费用。差一点的，多数人都都不想进去，可见老人院里的生活并不舒服！

可是，东方人都想挤到美国去，把美国当成了天堂。据我看来，这个天堂可也真是居大不易！

*

• 新书介绍 •

书名：悠悠河水

作者：小黑

出版：艺青出版社

售价：马币四元五角正

邮购处：Tan Kee Keat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本书为小黑一九九〇年的得奖作品，内收小说七篇以及我国资深作家方北方与台湾散文家李弥生的序文各一篇。另有乡亲小说推荐奖评审陈雪风的报告与新加坡名记者张曦娜的专访。本书的每一篇章所强烈表达的正是作者执着的爱与正义，以及对人类和平共处的深深期许。冷嘲的背后是锥心的忧伤和抛不掉的关爱；热讽的底层是鼻酸的无奈丢不去的执着。



救救天才

◎ 曹苓

图／游邵斌

几个月前，美国中部发生一件史无前例的凶杀血案，杀了人而又自杀的，不是一般的杀人犯，而是社会的“顶尖”分子，一个天才横溢的年青科学家。

这件凶案被杀的有四个人，受伤的一个人。其中有的是导师，有的是教务人员，和得奖的同学。这宗血案

不能不算得是世纪末，道德沦亡社会的一项悲剧。

杀手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天才科学家卢刚，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六年前经过去与杨振宁博士共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金的李政道教授亲自选拔，公费来美攻读太空科学。1991年5月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平日

成绩优良，驾乎同辈之上，只是生性孤僻，落落与人难合，欠缺人与人之间的一分人缘，这次他虽然获得博士学位，但毕业文凭未得优异奖；加上毕业之后，又找不到工作，遂导致心理失去均衡，迁怒到指导教授、教务人员和得奖同学之留校任教者，从怒火爆发进至疯狂杀

人，而且一杀是四个，那受伤的一个是幸运的从死亡关逃离的人。也许杀人者杀到第五个人时，疯狂程度已经减低，进入个人的精神分裂阶段，用了最后一颗子弹戕害了自己，事后，很多目击血案人士，对这个杀人后自杀的天才科学家的杀人步骤那末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认为是有备而来，不是一时愤激而去杀人的。

对这宗血案主角的指摘，真是人人各殊。有的归咎于主角所属的国家缺少宗教熏陶，传统伦理不张，加上强调科技而忽视人文教育，以至人与人之间失去和谐友爱所致。有人则认为他是中国推行一胎政策的后遗症产品。有人则更认为他是个极端自私的人，凡事不为他人着想，加上家庭的纵容和姑息，养成自高自大的气质，一受人指摘或遇到拂逆自己的事，就发生狂暴行为，更进一步，则蜕变为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症，不止自己发狂起来杀人，连亲手戕杀了自己，也一点不觉。病发过后，精神平复，对前时所作所为，有如南柯一梦。

对于卢刚这次杀人后自杀的悲剧，只觉得是“天才”得不到正常的发泄和合理的报酬，诚如古人所说“怀才不遇”的后遗症。不限于东方或西方，不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更不系于某一个时期。古、今、中、外，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无时无地不发生的。近代，日本的天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七十年代日本文豪三岛由纪夫和日本第一个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美国以“老人与海”这个中篇故事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迷失一代”作家海明威等人都是身体健康，富裕而绝无遗憾的人，而无缘无故用自己的手戕害自己。说他们不是患上精神分裂症，是无别项解释的。他们只是这次美国爱和华血案主角卢刚的前驱而已。

中国自魏晋以来的有天份而没有适当际遇的自杀或被杀的“狂士”真是数不胜数。其表之者如稽康、李白、弥衡、孔融、金圣叹……等都是。但完全经历“天才、疯狂和精神分裂”三个阶段的，则不能不推明代的李卓

吾。李卓吾是个天才横溢的文人，天份比一般的文人高，但却不受社会人士重视和当日朝廷重用，成了个“怀才不遇”的士人，因此激起了他的忿怒。他骂当时同辈的文人，骂皇帝老子，骂达官贵人，进一步，激成为疯狂，连爱人也杀了。再进而成了精神分裂症，在狱中就用自己的手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原因，一个文人自认有了超越他人的天份，每每自视过高，思想敏感，一遭遇不如意的事，便很快地承受不起，兴起抗性，激动以至失了常性疯狂去攻击别人。疯狂行为之再进一步，便是精神分裂症。到了这地步，连用自己的手去杀害自己的生命，都茫然不知。李太白在喝了过量的酒后，跳下长江去捉天上的月亮，其实这只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浪漫诗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引起精神分裂症，跳水自杀，反而成为文坛佳话。

这也不限于文士，勇武的军事学家或政治家。他们如有特出天才，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合理的发泄或事业成功，则他们的心理受到压力

，那就影响到精神的反常，疯狂杀人，极度至精神分裂，连自己也被杀得不明不白。因为他们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稍远的，如法国的拿破仑，近日的希特拉、亚明和胡仙等人在人的本质上是天才，他们都认定做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事业一遇到逆转，则他们心理受了压力，而变态。在行为表现上是疯狂的杀人，甚至连自己也杀死而不自觉。所以天才的后遗症，是心理变态。

我对这次卢刚事件的看法，认为对杀人后自杀的行凶者同情或谴责都是多余的事。因为行凶者是个失去了

理智的心理变态的人。

我们如果爱护天才，而不想这种因失意而导致心理变态的天才者，父母、家庭以至社会人士都不得从小时起就把有“天才”的儿女或社会人士当作天神去崇拜、放纵，养成他们“自我”“非他”的性格，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不受任何心理压力，则这些天才的儿女或社会人士做什么事，遇到困难，不能解决时，能够淡然处之，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正常心态。则因“天才”而疯狂杀人的事不复存在。

例如上面所谈到的七十

年代初期，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便自杀的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如果他的心理正常，则他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己再努力也不能写出比得奖作品“千羽鹤”“雪乡”和“伊豆的舞女”更杰出的作品，是天演的公例，则不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在自己名成利就的时候去自杀了。

教宗有句金句：上帝要一个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信然。

天才无罪。逼使有天才的人心理变态去疯狂杀人的是社会制度和外在因素。救救天才！

一点解释

驼铃

字之可以自由操纵运用。

那么，为什么要附上那几张图照？我似乎不得不在此解释一下。原来，我是在担心，在初审决审的诸多评判委员当中，会不会有怀疑拙作的故事背景的真实性的。因此，也就找来了几张我认为可以证明确有这河流，确有这板桥，确有这茶寮的照片。换句话说，我并未

有假借图片来增添作品的艺术效果的意图，而仅仅是给评阅者提供凭证而已。

但愿不会有人又因此认为我小看了各位评委的见识为幸，一察。其实，我和其他参赛者一样，事前实在并不知道谁会当上评判。可以说，这全然是‘聊备一格’之举。

第13位“东南亚写作奖”获奖人

基哈地·阿巴地

碧澄



基哈地·阿巴地穿着传统国服领奖，右为泰国太子。

自1979年起，泰国设立“东南亚写作奖”(SEA Write Award)，颁予东南亚各国杰出的写作人。这项东南亚作家最高文学奖，每年在曼谷颁发，至今已进入第13届。

过去的12届，代表我国去领奖的，都是马来知名作家：

1979年：A·沙末·赛益（第四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1980年：巴哈鲁丁·赛纳（巴哈·赛因）

1981年：阿都拉·胡仙
1982年：奥斯曼·阿旺博士（第三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1983年：阿地巴·阿敏
1984年：A·拉迪夫·莫希丁

1985年：莫哈末·阿都·比昂（阿里纳·瓦地）（第五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1986年：阿末·卡马·阿都拉（卡马

拉）

1987年：奴尔丁·哈山

1988年：阿兹兹·哈芝阿都拉

1989年：西蒂·赛农·依斯迈

1990年：S·乌斯曼·吉兰丹

本届的“东南亚写作奖”已于9月23日在泰京由太子马哈·瓦基拉隆功颁发。我国得奖者为马来诗人兼小说作者基哈地·阿巴地（Jihaty Abadi），与他一同领奖的有来自汶莱的哈芝莫哈末·赛因，来自印尼的苏巴瑶·沙斯特鲁瓦杜友（Subagio Sastrowardoyo），来自菲律宾的依沙甘尼博士（Dr. Isagani R. Cruz），来自新加坡的戈巴博士（Dr. Gopal Baratham）以及来自泰国本身的马拉·甘真（Mala Kamchan）。

现年53岁的基哈地·阿巴地，原名耶哈耶·胡仙（Yahya Hussin），于1938年5月19日生于吉打亚罗士打知知巴鲁（Titi Baru），自小学至中学接受马来教育。吉隆坡语文学院毕业后，攻读印尼雅加达国立大学函授

课程，考获硕士学位（Drs.），目前在马来亚大学语文中心任语文导师。

他在中学时期即对写作发生浓厚的兴趣，以后30多年来，他写了不少诗篇，也写过好些长篇小说。如今他已出版的诗集共有9种，长篇小说5种，另有4种是与语文及文学研究有关的论著。

九种诗集为：

- 1.《陷落在城中的愤怒青年》（Anak Rampang Karam Di Kota）（1968）
- 2.《愤怒的血》（Darah Narah）（1973）
- 3.《犹如夜风》（Seperti Angin Malam）（1974）
- 4.《红风信旗》（Gada-Gada Merah）（1980）
- 5.《出发前的时刻》（Saat Sebelum Berangkat）（1983）
- 6.《光泽》（Semarak）（1987）
- 7.《在太阳里》（Dalam Matahari）（1987）
- 8.《美好》（Ayu）（1988）
- 9.《澄清》（Hening）（1990）

五种长篇小说是：

- 1.《舞娘的牺牲》（Korban

- Penari Joget) (1958)
2. 《尘埃满途》(Jalan Penuh Debu) (1967)
 3. 《低垂》(Terkulai) (1967)
 4. 《毁灭的一群》(Mereka Yang Jahanam) (1973)
 5. 《出墙红杏》(Tumpang Kasih Suami Orang) (1973)

他受人瞩目的，是所写的新诗，小说则鲜为人提及。评论过他的诗的人，有本国作家，也有外国作家，其中包括达马维查耶 (Dhamar-wijaya)、阿末·卡马·阿都拉·依斯迈·胡仙·阿旺·赫·沙列·巴哈·赛因·劳伦·默兹格 (Laurent Metzger)、蒂蒂安娜 (Titiana V. Dorofeeva)。部分有关文字收录在由全国作协 (Gapena) 出版组印行的《基哈地·阿巴地——诗人与其诗作》(1990) 一书里。

沙农·阿末 (第二位国家文学奖得主) 把基哈地·阿巴地形容为“每个篇幅都充满愤怒的诗人”。J. U. 纳苏顿称赞他是“成功地使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语文变得较为细腻的诗人”，依斯迈·胡仙博士看出这位诗人

将传统与乡土的精神相结合，成了作品的其中一项优点。不过，马来文学评论家奥马·尤奴斯 (Drs. Umar Junus) 则认为基哈地·阿巴地的诗句与结构时有重复的现象，那纯粹是为了强调，并非为了语文风格的作用，也不可看作是什么尝试；他以富含情绪的笔调来表达他的思想以及他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

这些年来，基哈地·阿巴地除了教学和写作之外，空余时间还积极从事推动文学的工作。早在1958年，他与一群志向相同的文学界人士创组吉打青年作家协会，1966年又参与组织觉醒文学家联合总会 (GATRA)。自1976年迄今，他一直是全国作协的第一秘书，是位文学活跃分子。为了参加各种写作活动，尤其是写作研究会，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其中包括澳洲、印尼、韩国、孟加拉、泰国和苏联。

1985年，他涉足泰国 (路经北大年) 时，曾写了《站立在河口前》一诗，里头有几行是这样写的：

承继土地的王

**到来寻找种子
站立在河口前
浓影遮盖视线
再也看不见海和船
路程变得更沉重**

如今他住在曼谷的东方大酒店，远眺湄南河，可能会像他在那首《回到小时游戏的地方》诗里所写的一样，在“收集回忆”，深叹“已到了这把年纪才有机会在这儿”之余，不无激励或反应，而再向前冲刺。至于出发往曼谷领奖前的一些不愉快事件 (一封寄到《每日新报》文学与文化发展组的匿名信，有不文图画，对他得奖表示不服，但他一笑置之，认为对方为本身或其友朋急不及待) 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基哈地·阿巴地的诗作多以自然及马来民族历史为主题，包含诗人直率的愤怒、心声，也有如泣如诉的诗情。

青年时期离乡背井，到马六甲海峡边缘的一个小镇任教，注定了他一生要往诗的道路上驰骋。那地区触目即是的海、岛、沙滩、稻田、果园、丁香园、豆蔻园、



基哈地·阿巴地近照

山丘、瀑布和高山，无一不使他的心灵起着一定的变化，在寂寞、哀愁之余，需要寄托和发泄。他以诗句来抒发内心的世界，减轻心灵沉重的负担。写诗成了他解脱心情苦闷与追求幸福的主要途径。在写诗的过程中，他一任情感主宰他的笔锋，而不让理智有所作为。他深信人类的思维往往趋向低下。他个人的哲学主张并非所有的思想形式 (包括哲学的思想形式) 定然会不断受到认真和诚实的保证，使通过思维的各个阶段，朝向真理。他觉察到，受思维引领的古代思想家经常陷于狂妄，以

致使到他们无法相信眼睛、耳朵、心声，一切都以思想为依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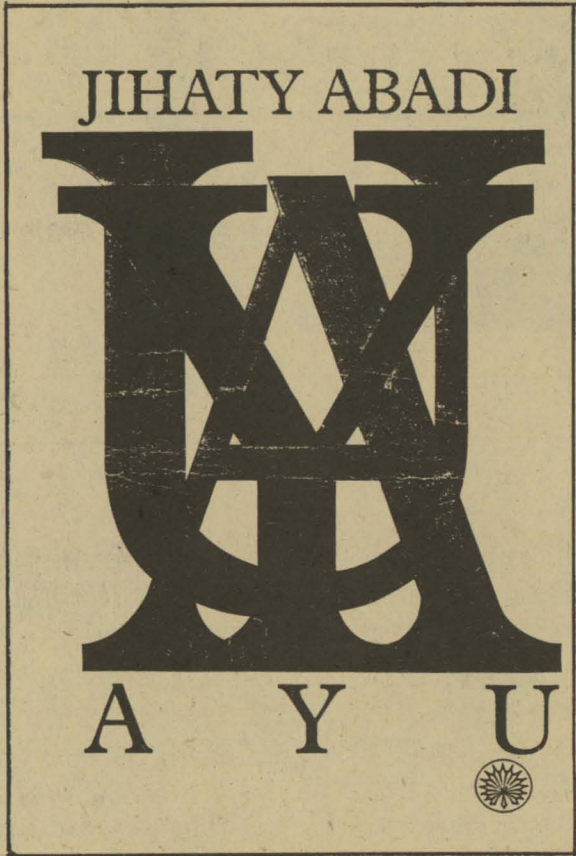
“我选择的方式容或受到反对，但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总是用这种方法。不过这并不表示我苟同新的个人主义，认同文学是不设防的灵魂的发泄，可依随心灵的所向，自由地吐露出来，而毫无目的。同时，我也不致于像浪漫派诗人那么强烈地追随个人的心声，全不理睬读者群或文学欣赏者是否接受得来。很明显的，他们表现得很极端，而且变得十分自我。虽然我把写诗当作是追寻个人幸福的努力，但我依

然希望我以最诚恳的手法倾注出来的诗章还能给予一种更大和更有意义的幸福。换句话说，个人的幸福问题需要与其他人们的幸福相结合，让我心坎的倾诉能获得有同样感受的人群的共鸣。这也就是说，我要让我的诗成为开启心灵监牢的钥匙。因此，在写诗时，尤其是在用到语文时，我常常会考虑到美感以及读者的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细腻可读是很重要的，它最低限度能建立人类情感的富裕和细致。故此，忽略了人类接受的作品，只能给予单方面的满足，对人文和社会的定律来说是异常

不调和的。

“在目前这科技时代，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在物质上。人类越来越变成了机器人。文学和艺术作品在建立人类的思想行为以及治疗僵化的心灵变得日益需要，原因是艺术的细腻和其道德的光明，似能给予神奇的接触般扮演解救的角色。故此文学和艺术作品必须具有联系的性质。让我们把包含在文学作品里头的诚恳与真理的细腻刻画，在人类的心底散发若干光彩。不只是艺术界，就是所有有识之士都希望我们要面对一个充满进步的崇高与辉灿境界的未来。与此同时，人类也必须处在一个足够文明和高尚的阶段，个人心灵得以适当地左右其举止与步伐。”

这是基哈地·阿巴地在领奖时所发表的肺腑之言。



基哈地·阿巴地其中一部诗集的封面。

蝴蝶

当夜吹起风来
蝴蝶受伤
进入黑暗中
掉下失望的碎片

听得伤感
时间的等待者
我们曾经相爱
但一同与它受折磨

1980年10月1日

政治

在挡开雾气和晦暗的一刻
出现眼睛和舌头燃烧的脸孔
视线落在忧郁的鸟上
它们正不断展翅
倾向栖止于时间的塔顶

在他的脚下，过去的河疲乏地流
冲去历史的痛楚和瘟疫

1986年10月26日

老

我在大雨中寻找梦
千叶飞扬和消逝
残喘久久以后，
路遂引领归去
手始终空空脚板流血

我在家等待
变成老视线昏花的时刻
不必再等待，已够一番沉思
颗颗珍珠掉落身前
从头上的天空闪耀着信心

1986年2月1日

雨夜

天空被黑色包着。风愈醉
愤怒的敲击扑杀飘浮的勇气
玻璃窗

——关上和打开
破灭遂打在夜晚

我掩面，躲在衾的下面
然后，消失在无以言传的伟大中

雨点和西南风，也不
催眠和打击舒适的感受

1984年3月5日

太阳在稻叶上

在细雨中有太阳
细雨完了
太阳

夜里太阳炙阳
黎明掉落
太阳

太阳在稻叶上
太阳在稻叶上

年复一年随承继者过去
被承继

——潮湿的眼睛
——困难的微笑
问好
和再见

太阳是光芒
稻叶是生活
路途中的幸福

然后跑
我的少女摇动身躯
姣好 (seniati ?) 不披围巾

八打灵再也
1972年 8 月19日
(1972年12月《文学月刊》)

站立在河口前

在夜的黑暗中
星星在天空开放
沿岸船只的光芒在致意
闪烁统一
光线遂成了风

承继土地的王子
到来寻找种子
站立在河口前
浓影遮盖视线
再也看不见海和船
路程变得更沉重

他只能转过身来
在雾气中传送记忆
力量变了影子
土地愈觉腐朽

泰国北大年
1985年 6 月14日

不必送行，也不必嘱咐

我来到这里
我离去已久的乡村
它的面貌已改了一千次：
 左边是路
 右边也是路
 中间的孟古杜树

我告诉你们
亲朋戚友：
 不必送行
 也不必嘱咐
 彼此紧记心头

当我回去
我带走褐色的爱情

1986年 2 月13日

梦中

在 oak 与 pine 树丛生和野蔓
的森林间
Wourrenddy 失去了它的面貌
Trucanning 也寻找得太久了
发出内心的叫喊和创伤

我立即醒来
投以惧怕的视线
日后
不再有土地的王子
英勇地站立和发言
在 rumbia 和砖林间
就像 Wourrenddy 与 Trucanning
失却继承的土地

坎倍拉
1983年 3 月23日
(1983年11月《文学月刊》)

和平

我到处追寻
我进入森林万籁俱寂
我发现海湾一脉静水
我与寂寞合而为一

一切都失去和平
等待的只是
折磨与悲哀

我回到家
安宁立在绿缝间
和平端坐在心苗上

汶莱
1985年 3 月18日

香港人的情结

◎郑百年

新山之晨

在玻璃房间
潮湿的早晨
投寄阴沉的水滴
遮盖远方的视线

南风
愈不疲乏
奋上
分解凝固的颜色
过去的痕迹
怀着黑与灰

树叶遂
扫面
掉下尘埃组合
被承继的是
特比劳海峡和新山

黄灯
在往西岭山一路上
重重的油烟涂上黑点
暗淡而逐渐失去光芒
等待生命熄灭
的时刻

新山之晨
雨也不带来凉意

1984年2月12日

同族人的忠诚

长久在惊奇中不曾猜度过
我们在一间食物店相遇
然后融洽地交谈相拥
头上闪烁着伟大的霓虹灯

纵使我们分离
留下惨醒难受的故事
抓向两块但相同的土地
过后愈来愈勇敢

——在诗歌的连串中，火与火
——但愿有一天燃烧传统的连带
——全都是一个，品行和个人和基本生活

以往哭和笑的我们之间忠诚
就算伏地拔干草
就算趴着抱住脆石
或就算我们置于幸福
与月亮和星星

如果这样的时刻到来
真正发生同族人的忠诚
如此爱的要求
并在诗的连串，花和花之中

亚罗士打
1971年3月14日
(1971年5月《文学月刊》)

怕在华人世界里唯我独尊。

来香港“侨居”的首半年，总觉得香港人吃喝玩乐，脑筋里没有半点正经严肃的思想。

要了解香港人在“吃喝”这方面的排场及手笔，最好在傍晚时到旺角、尖沙咀及中环等地走一趟，看看那里“五步一阁，十步一馆”的热闹情形，看看这些阁馆装璜的豪华奢侈的情形，再看看各种菜肴的珍贵奇异的情形，你就会了解香港人是“吃喝中的霸王”——所有华人世界里吃喝的霸王。至于“玩乐”方面，香港人更是此中的佼佼者了。小的是饭局前的卫生麻将、电视里的古灵精怪节目；大的是离港作数日游、搜聚各种蛊惑怪异的珍品以及购买各式各样稀罕有趣的东西；香港人“玩乐”的心理和方法，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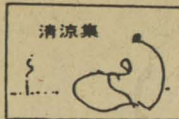
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想到国家的政治和前途吗？他们是英国殖民地底下的良民，虽然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但是，他们想什么？关心什么？来香港“侨居”的首半年，我时常思索这问题。

一直到第二年（1989）的四月，也就是来港后的第九个月，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那一年的四月，北京的大学生开始向当局请愿，原本只是潺潺细流，很容易就可以“搞掂”的“小儿科手术”。然而，决堤越流越大，气流越刮越猛，终于酿成一场大风暴。在这场大风暴中，香港人彻头彻尾地采取“全面介入”的手法，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壮烈精神和意味，使我清楚地认识了香港人的真面目和内心世界——热血奔腾的爱国者。

从四月中旬开始，整个香港就开始骚动了——每人抢着多买几份报纸，把有关的新闻细细读完；朋友见面，立刻交换最新消息，综合各类新闻；派遣人员到北京参加活动，支援请愿；发起捐款及购赠必需品的运动，使请愿坚持到成功的最后关头……；无论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学术界及普罗大众，都集中注意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千万名大学生的身上，似乎只为他们而活着。

也不知两家电视台及广播电台派了多少记者到天安门去采访；只知道无论白天或晚上，两家电视台每十五分钟就轮番地出现一次“最新报导”，两家广播电台每隔十分钟就分别出现一次“最新消息”；那一阵子，我们正忙着批改成堆成堆的考卷，为了获知最新发展情况，不断地从书房跑到客厅，



与大家闲聊个人的写作

又从客厅奔回书房，忙得焦头烂额。最后，索性将考卷摆在电视前，“随时奉陪到底”了。香港记者的确非常了不起，每隔十五分钟的“最新报导”几乎“场场不同”、“幕幕更新”；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简直就如乘搭直升机在天安门的上空览视一样，清楚得不得了。有的同事“开夜车”守着电视机，有的同事半夜起来听收音机，宛如自己的父母病危旦夕般地关心着、担心着呢。

没想北京上街游行，香港人也上街游行，而且一次比一次轰动，最后竟超过一百万。香港中环不过是弹丸之地，街道再宽阔再整齐也只不过那三几条而已，如今，却要容下一百万群众的游行请愿；从遮打路到维多利亚公园的马路有多长？最多不过三几公哩而已，如今，却要让一百多万的群众列队通过！结果是：龙头开达维园等了几个小时，龙尾在遮打路原处等了几个小时还没动身出发！尽管如此，秩序井然，毫无半点的风波及骚动；唉，香港人的脑筋难道

五月二十七日演艺界在维园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把香港人的爱国热浪推向更高潮。百多名演艺界演员热烈地进行了十二小时的义唱义演，进场观众超过三十万，募得现款一千二百多万；两家电视台现场转播，更吸引了超过四百万的观众！一时之间，台上台下，电视里电视外，一会儿“龙的传人”，一会儿“血染的风采”，一会儿“保卫黄河”，香港一瞬间变成天安门广场，香港突然间在为中国历史写下章。这个时候，谁说中国近代史不在香港？谁说五千年的热血不流进香港？

今年（1991）六月，长江及淮河的洪水开始泛滥成灾。七月中，江苏、浙江、四川、贵州及甘肃等占中国全国三份之一的土地都泡在水里，人财之损失，真是无法估计。

香港似乎是最先展开赈灾运动的一个地区。自六月底以来，火车站、渡轮码头、地铁站、巴士车站等公共场所，到处都出现赈灾的劝捐活动；到了七月中旬，募得的款项竟达港币四亿元，

占全世界赈灾总款项百分之九十以上，远远地跑在台湾之前！七月二十七日，就在“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同一地点及同一批演员，掀开了“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的赈灾义唱义演活动，参加的艺员十分努力，进场的观众更见踊跃，短短的六个小时内，竟募得港币一亿元之多。隔两天，赈灾款项总数突破了六亿元，破香港历年筹赈的记录。

如果香港人只是一群吃喝玩乐的人，会如此轻易地动情吗？如果他们没有正经严肃的脑筋，会如此关心政治及国家吗？唉，只有在香港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你才了解香港人的情结原来和北方那块土地永远解不开的。



有时候静下来想想，这几年来也写了不少文字，除了一些论文外，散文应该几乎占去全部。这些文字到底有多少价值呢，虽然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刊过或已出版成集。目前及未来。此一笔耕工作，应该仍然是个人的重要事业。

我应该清楚，其实自己并没有生花妙笔，也没有什么才华。虽然文字写起来还算通顺，想要表达的内容，亦能大体上表达。而如果写的只是一些个人的感情，或内心里某些不平的感受，我也不知写了以后到底它将产生什么影响。讲到影响，或许自己多少抬举了自己，因为写出来的文字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只是觉得它的发表假如只是空白，那么写与不写就没有差别了；而我是担心假如它真的有影响而又是消极或负面的，那就不写才是上策了。而今，我从开始写到现在，还继续在写，那自然是在内心里肯定

了个人写作与发表的意义了。

这一分肯定是来自佛法的。此一意义非常重要，我的写作生涯应从学佛后开始。虽然我迟至高中毕业那年才接触正信佛教，也才皈依学佛；之前我亦有时兴起写作念头，还曾经投过三两篇稿。但当时或之前都已经觉得要写东西，必须言之有物，乃至需能载道，否则不写也罢。此一思想一直在影响我的写作观，我觉得应对自己的文字负起一定的责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

所以虽有兴趣写作，却没有能够去实行，因为我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告诉别人，我没有丰富的人生体验能与他人分享。如果只是强说愁（我又没有多少愁，日子平淡，个性平淡，愁不起来啊！）如果只是呻吟，如果只是牢骚，如果只是愤世，如果只是发泄，如果只是诽谤，如果只是挑拨，如果只是尖酸刻薄，如果只是苍白……那我宁愿把梦收起来，也省下稿纸的钱，去看

一套电影。

这也许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观，却藏在心中，而至于我终于从佛法的研习与修学中，获得了受用，并渐渐的确立了自己生活的目标与方向，心里也渐渐的踏实。此时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因为有佛法滋润自己，使生命里充满了信心与意义；未来，更将是一片光明，如果学佛的步伐不改变而能坚持，体验及至善完美的人格修养，亦是可期的事。

对佛法，充满了研修的信心；对佛陀，充满了仰敬的虔诚；对历代传承佛教的高僧大德，充满了深深的感恩心；对佛教，便生起了传承的使命感；对众生，见苦而悲，见乐而喜，不觉而生起了分享个人学佛的受用于大众，期能共沾法益，同得法喜。

内修、外访，这是无可旁贷的责任。还好自己语言的表达能力还不错，于是教导学生，讲解佛理，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终于再化之为文字，通过文字来传达

所学所得所体验所认为值得与人分享的种种。

长久深藏内心的写作观，竟然是佛法的修学使其从潜在而显示，那是怎样的一种因缘。没有强求什么，也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只是随顺因缘，而渐渐的成熟。

文字既然只是传达的工具，它重要的任务便在于把应传达的内容清楚的传达，关于技巧，便在其次了。于是直接的方式，不加多少修饰的文字，应该就是最适合的吧！况且长久以来，虽然在表达上还算顺畅，却只是熟悉并不很丰富的词汇的应用，看来，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是最适合我的表达了。而最平凡，却其实最具多样化的散文，也就成为我所能掌握的文体，但我也只能掌握其平凡的写法而已。

对于此，我一直都不认为是遗憾，或因不足而想寻求更多样的发挥，因为我也只想简朴地把个人的心得表达，只要此工具能达到此效果，便能满足我此平凡的要求了。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当然就不可能在文字的造詣上，有什么突破或成就。

年复年，篇复篇，安于现状，只求自己在内心的修养上有更高远的升华，而能通过如此纯朴的文字，表达更深邃的睿智知见，更高妙的意境内涵。不去企盼自己在文学上有更高的成就，只希望自己在人格上更趋向完善，在心胸上更能拓宽，广大。

假如，假如这些文字能流传，那我应该希望的，这些文字并不是以其“艺术”传，而是以其“内涵”传。如果，如果我能与这些文字同样流传，那我期盼的是“文艺以人传”，而非“人以文艺传”。

文字的圆熟，思想的深邃，修养的高洁，都是极费时间的功夫，之间又未必有必然关系，而人生却只有短短数十年，难以兼具。虽然秉赋佳，又得适当配合者，亦能达到相辅相成作用，但能得具全者，又有几人？

若此，何需强求自己，何需苛求作人。若有选择，就择其中适合本身，或自觉更具意义的。但不妨在深入所选所决定者之余，亦能尝试其他的。或许其相成作用

产生；或因所从事者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能旁顾其他，而竟能完成人生难以成就之境界。

对我来说，虽然我从不妄自菲薄，却亦从来不敢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会有多少成就。也许对于本身的素质，我还是相当清楚的，自己有多少条件，也还是心里明白的。因此只是踏实的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机缘允许我做得更好，我会去做的。但却不会只为了所谓的做“烈士”而作无谓的牺牲，毕竟我不会是一个英雄人物，没有领风骚之气魄，也没有做伟人的条件。何不当个平凡的学佛者，却不妨将自己的一点心得，以一分诚意，传达给众人。如果有人愿意学，那当然欣慰，若没有人想学，也还是不会伤害到他们。

试想，以如此心愿从事写作者，他的文字有多少留存的价值呢？但想想，即使是少少分，也还是有的，不是吗？因此我仍然没有停笔，或许让这少少分，也能在社会安宁上，有其作用。我愿足矣。

也愿大家如此知我。

无情



不似多情苦

◎林婷婷
(菲律宾)

• 远远看到飞机缓缓移近，按捺不住怦怦然的心跳，我的双颊竟也温热起来。

搭客步出机舱，涌进接机室，虽隔着玻璃，人群中，我一眼就辨识了你。你，行色匆匆，脚步亦急。几分焦虑，写在脸上。看你清瘦了不少的身影，以及那已呈现几许霜意的头发，我的心微微的抽痛一下。然而，我还是翘起脚尖，猛向你挥手

，有向你奔去的冲动，重逢的狂喜已溢满心胸。你是过客，也是归人。

• 当唇与唇接合，心与心相贴，那是比火山更强烈的爆动，比海啸还要汹涌的澎湃呀！是相思，是离愁，此刻已是欲诉还凝噎。

爱，我为你崩溃！如山塌石滚，千军万马的翻落；一如冰河溶化，一泻千丈的冲激！而当一切回归平静

，我们仍盼望着，在爱的港湾里，即使是短暂的停泊，也要共同迎接明晨的阳光，再度出发。

• 碧空如洗，海天一色，波浪用柔美的韵律为海滩沐浴，一双携手漫步的人影，足底下洗涤多少生命的流程。对着这海阔天空，你为我引吭高歌，每一个音符都注入我的细胞，我用整颗灵魂拥抱你的歌声。

唱罢，你又演又说着我百听不厌的笑话，你逗我笑，硬是要我把一份无法成全的爱，笑成一个假想的圆。其实，我又何尝不能体会你那隐埋内心的苦闷和郁痛？你为了挣脱俗世的枷锁，却又使自己套上另一个禁锢。你忍受寂寞与孤独，你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只为追求心灵中那一片净土！

• 烛光，醇酒。琴声悠悠，情话绵绵。愿就此长醉不醒！

如果我手中的酒，是你生命的苦杯，我愿代你一饮而尽，且在醉死时，仍报你以最甜美的微笑！

• 夜，静得如此美，我们用沉默聆听大地的低语。

枕着你的手臂，把星空和大地睡成一张床。我紧紧的依偎着你，深恐时光的滴落，将敲碎一湖永恒的梦，明日我们，又是熙来攘往街头的陌生人。

• 如果你不流浪异乡，假使我不出国留学，也许我们就不必承担那遥远前世所相欠的感情的债。

我们不是圣人，但都能非常庄严的看待现实生活中的责任。相爱既无悔，相识又何必恨晚？但求珍惜今生每一次缘会。任它云聚云散，任它花开花落。

“我一生一世忘不了你，来生要更爱你。”你说。

我们曾经相许于生命的严冬，来完成壮丽的爱情。

如此掏心剖肺的诺言，只有无奈的等待着另一个缘灭缘起。

• 分离在即，相对无言。几声珍重，几句叮咛，我们需要的岂是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我想起了晏殊的词：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迈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蓦然回首，你已在万里无云外。

（后记：近赴L城探望B，挚友于病中对我吐露一段心酸，感同身受，经同意，遂记，谨以此文祝福一对有情人。）

守候



◎叶勤

出现在这儿却是很好的布景，我看到了，任性的快乐起来；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桃源？

美丽的海边就像是美丽的女人一样，永远不会让人群遗弃。

海边看多了，但呈现在眼前的这个长长的海边，是特殊的，它的美并没有引来弄潮的人群破坏安静，人们深恨的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

来，迎着大海，跋涉的劳累身心因眼前一片迷蒙大海马上起了振奋的作用。

整个海边用眼睛扫遍了，只发现了四个人坐在不远处的枯木上，好像全是女的，她们身后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货箱，引起我的好奇心：这个无人的海边，为什么会有铁货箱落在这里？

“这里是轮船航海线，超载的船只遇到大浪打击，为着保命唯有拣些货箱丢到海里，这些货箱顺水飘到海边，便是达雅族们的意外礼物了。”朋友告诉我。

“那她们是在守候货箱飘来么？”

“不是，她们在这撒了网，等待潮水退了之后，把鱼捉了回去做晚饭。海上有一根根木枝拐着的地方，就是放网的地方了，你看到了吗？……”

几个女人很快乐地谈笑着，风把她们的笑声散播开来，我和朋友迎了上去，她们很亲切地打招呼，年纪最大的那一个女人正在吃槟榔，我好喜欢她那发黑的齿和红红的唇，于是便一屁股坐在她的旁边，赖着不走了。

正在和她聊了天气之际，枯木的另一边传来娇慵的声音：MAK！

我探过头去，嗯……好久没有这种惊艳的感觉了；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浓眉大眼长睫毛长卷发，加上一付楚楚可怜的神情，真是绝色啊。这个偏远的地方，真是太适合不食人间烟火的她了。

我忍不住走过去，轻轻托住她的小手臂，她羞答答靠入年轻妈妈的臂弯，皱着眉头。这时我看见了妈妈的乳罩挪上了，乳房半露在外，原来小女孩正在吸奶，我们两个外来者打扰她了，难怪她皱眉。

“你叫什么名字？”

“Daline”细声细气。

“你也跟着祖母和妈妈捉鱼？”

“Ya！”总算漾开了一点笑意。

“你喜不喜欢海？”

这是个陌生的话题，我得不到答案了。

日落，天色很快就会暗下来。我们该上路，还有一段山路要赶。

但我舍不得离开，虽然

是浅浅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我们依然不相识，但一种“别后不可能再重逢”的情绪搞得我很不安。

我和 Daline 的妈妈聊到她的生活、她的三个孩子以及她从印尼买来的美丽的蓝色珠子，她却不问我的手表和皮包，更是令我觉得她的珍贵。我对她的原始生活比她对我的都会生活更加好奇和感兴趣。

走的时候，潮水已退，三个女人要收网了，小 Daline 跑在她们后头，灰灰的白衬衫和残旧的女人底衬裙套在她身上竟是那么的好看，她瞟了我一眼，好像是说再见。

再过十几廿年，她会不会接替祖母和妈妈的任务，在这里默默守候着，把青春换来的鱼献给丈夫当晚饭？

世情多变，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有太多的疑问，小 Daline 肯定的也一样多。

门里



门外

苏清强

在记忆的最深处，有一道门：由几块粗木枝锯割钉制而成，架在木屋厅子正门的外边，高至大人腰际，是两扇粗厚木门的附加物，父母亲出外，大门没上锁，例必顺手把这道小门一扣。厅内的妹妹和我两人，玩厌了从田里找回来的玩艺儿，倚小门透过缝隙探视外间，只见到花草草多么美，湛蓝天际间偶而飞过的鸟儿多么自由。小妹和我踮脚抬头，双手触及门端，却始终爬跃不出去。

有时候父母亲提着茶壶

，戴着草笠，肩负锄头想扣门上田时，我们也会吵吵闹闹一番，央求着跟随。对我们小小心灵来说，那些棕黑的泥沙，水清如镜的溪涧，翱翔如天然直升机的小小蜻蜓，还有草丛间蹦跳自如的蚱蜢，都是诱惑。关在厅内的时日越久，感受越苦闷时，就越产生这种想外出的激烈意识，奈何每次都被那道小门所阻隔。有时候父母亲拗不过我们时，也会带我们到田边，例必玩得像个黑人般的肮脏，有时甚至弄湿了衣衫，跌伤了体肤，招来

一顿打打骂骂，而后又被关回小厅内，去面对一门阻隔的懊丧。

这一道门是什么时候拆除的，我已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父母虽然操劳忙碌，但除了那段年幼不懂得照顾自己安全的日子之外，一般上自己和弟妹们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的小菜园不像一般的大农场有加上刺芒的篱笆，以及时常紧扣的篱笆铁门。稍长，能够帮助父母下田后，我们常趁便到邻里的菜圃走走，与村里的孩童交往沟通。走出门之外，总感觉

觉到那个天地是多么的广阔美好。

乡下的夜晚，正厅的大门往往非到熄灯就寝时是不关上的。门前院子里的空间，是父亲与邻里父老饭后把扇品茗的好地方，厅内，迎着从大门吹进来的习习凉风，是我们读书温习功课的所在。木门无锁，关门时只要把木闩插上，便安稳可靠。熄灯后通常不会再有人有叩门，除了村中父老有了什么意外急务。其实，在宁静的村夜里，叩门人未到，狗吠声倒先传来，任何风吹草动，都先有讯息。我忘记了当年的夜晚是否有不关门户的经验，不过，以当时生活的简陋纯朴，以及村民的互相联系合作，生活的安定平静看来，果尔夜不闭户，并非不可能的。

三四十年前的乡下，零零落落的几户人家，茅宅木屋，生活倒十分安靖。门窗简陋，虽非虚设，防盗之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毕竟盗贼抢劫的事件少听闻。倒是父母下田，把儿女留在家中，木门就非扣上不可。这完全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以及

家长们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如果自家的园地就在屋前，跨门几步就可以劳作的话，做父母的连虚掩柴扉也觉得多余了。孩子留在家里，可随时指唤；若同父母外出，也不被允许跑到老远去。做孩子的，泥沙草蔓是创造的花样，渠水溪流是快乐的泉源，只要不被隔拒在柴门厅堂内望着青山蓝天发呆，就自无怨言。每一天只要有机会随父母跨出门外，什么玩艺儿都可以随手摘取，而且不必花父母亲一分一毫的金钱。

像三四十年前在乡下屋宅阻挡幼童的门扉，而今住宅区已难得一见。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现代化稳固精緻的三夹板门，甚而是坚刚如石的柚木门，内外皆可上锁开锁；木门之外，还可能加上一道铁门，进进出出，双重上锁，犹如双重保护。有时人在屋内，门还是要锁紧，除了防备宵小之辈、意图不良之客之外，还可把推销员之类的不速访客拒于门厅之外。一般人除了门扉之外，还有篱笆，不管在家还是外出，篱笆铁门照例是紧锁

不误。从这几道简单而又大有学问可究的门扉情状，大可窥探到现今一般人“宁可疑人，不可对人过于放心”的自保心态。怎能怪人呢，功利社会里，很多人都吃过粗心大意对人不设防的亏。于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孩童就自然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观人心态。

当今的父母更有理由把自己的孩儿们留在家中了。他们难有外出玩沙捉虫的机会。在设备齐全与洁净的屋子里，孩子们所拥有的尽是各式各样又先进又有趣的玩具。他们随着电子科技的步伐走，做父母的也希望他们的智能聪慧随之增长。父母亲把孩儿锁在豪门之内，就变得很自然的一回事。大家也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和关怀。门外的世界，一般人都认为太复杂了，也自然会对孩子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大家都说：阳光毒辣，风气很坏，到处是污染。

或许，更贴切地说，被污染的，还包括人心。

而门里门外，那一个世界较可爱、较幸福，可能也是叫人迷惑的。

*

◎心笛

淡淡的天空
一抹淡淡的蓝
不见艳阳
也不见风暴

淡
是一种美
是清水泉露润调的
色彩 滋味 感觉

汲山中清泉
煮淡淡的绿茶
集叶上露珠
烹淡淡的情怀

浓会苦
深会痛
取淡淡的情怀
走在人间

淡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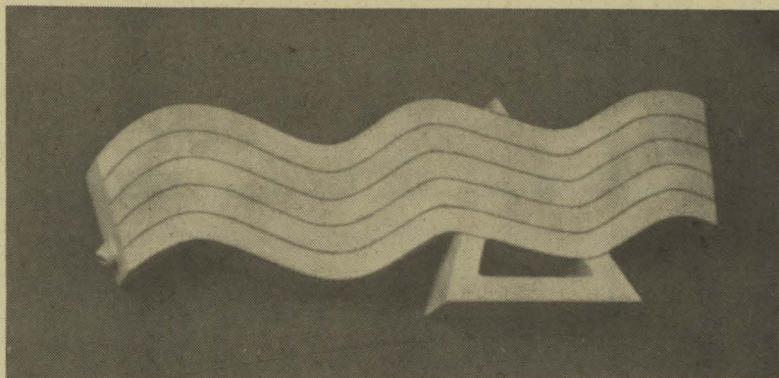
停电的夜晚
在遥望星空的凉台
在摇曳的烛光下
听祖母讲乡下的故事

几时让负荷的心
也偶尔来一场停电
让名与利都短路
品一壶淡泊的安适

4.9.91

停电

◎田思



贬值

昨日的金石
变成今日的银角
沉甸甸的
都是感情的恩怨
自从你用它去买
亮晃晃的荣耀
价值就跌成了
图表上的抛物线
与荣耀的顶点
成了相对的两极
尽管你数得叮当响
可总也叠不回
尊严与友谊的重量

27.8.91



饭桌盖子桌布碗碟还有汤菜
摆得满满的
压力

摆在眼前仍在冒腾着热气
盛在瓷碗中填成半圆形的
垂涎

正欲大开杀戒大行肆虐时
蓦然瞥见左前方瘫着一具
尸体
仰卧
两颗豆大的复眼无神的
绝望

异样的震惧散布全身细胞
一阵痉挛
打从心里
噁心

29-5-1991

◎卢佛宝



生活猎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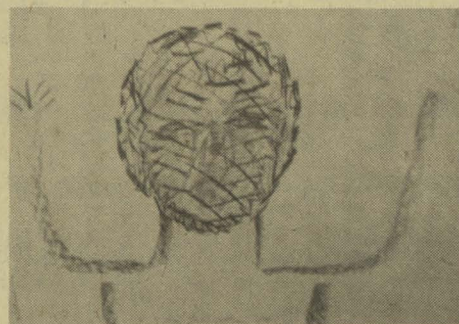
失发记

东一块西一块
凹凸弯曲的边缘
绞尽脑汁只为将它砌成一幅画
完整无缺的

偶而的失误
无意的遗失
就无法砌成最后结果
间接地
画面也将有瑕疵
无法完美

彷如爱情
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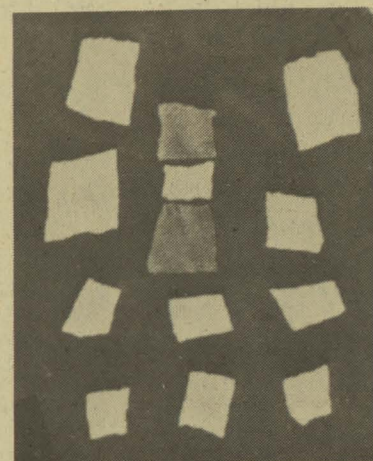
29-5-1991



短短的
就好像将整片的树林
齐腰砍断
依着山势
砍下去

只余下丑陋的树头
曝露在人的视线
不断地
承受着诧异的注视

又如何
剩下的只是
短短的



拼图

3 - 5 - 1991

◎ 卢佛宝

忆紫 ——致校园中不知名的沉默小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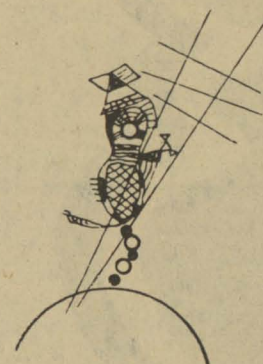
衬着枝头 伴着绿叶
弥漫成一股悠悠的
紫
不是喇叭在号鸣
也不是罗兰在吐露芬芳
只是她 不受瞩目的

悬在半空 挂在天际
挥洒成一抹幽幽的
紫
不是云朵在生病
也不是天空在生气
只是她 微不足道的

一股悠悠的紫
衬着枝头 伴着绿叶
一抹幽幽的紫
悬在半空 挂在天际
凝驻在曾经枯竭的
肢体上

8 - 5 -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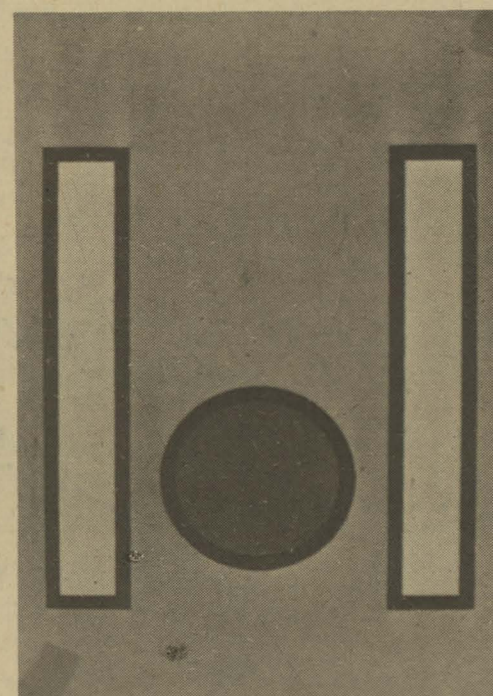
《游戏》



错	对	对
对	错	错
?	错	对

◎ 葛锦华

《单调》



无意陷入
困惑的洋灰泥
不小心撞击
微型收音机被击落
碰裂成伤口
用透明胶纸
捆贴淌血的伤口
不见血渍
潜意识的嘶喊……
“……为什么生活总是如此虚幻……”
“……看啊，那人在做着日复一日同样的
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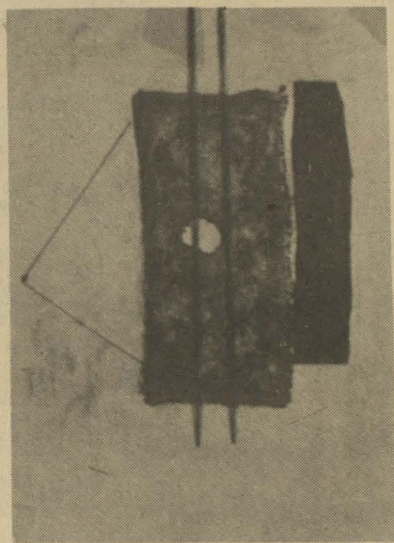
集体看成人电影再看
坐在垃圾桶上刻意用屁股压着压着
猥琐的角度里摆设一个匣子
回不去原来的镇定而绷紧
天地爆裂成
一条女人的曲线裂缝
第三度 诱惑
三度诱惑
之后又回不去原来的状态
绷紧
绷紧
紧

《膨胀》

《逃犯》

九十年代的后羿
重复拉弓姿态
扭开
电视机
与十粒太阳对峙
戴上黑色墨镜
用白毛巾包裹犯罪的泥沼
准备用水
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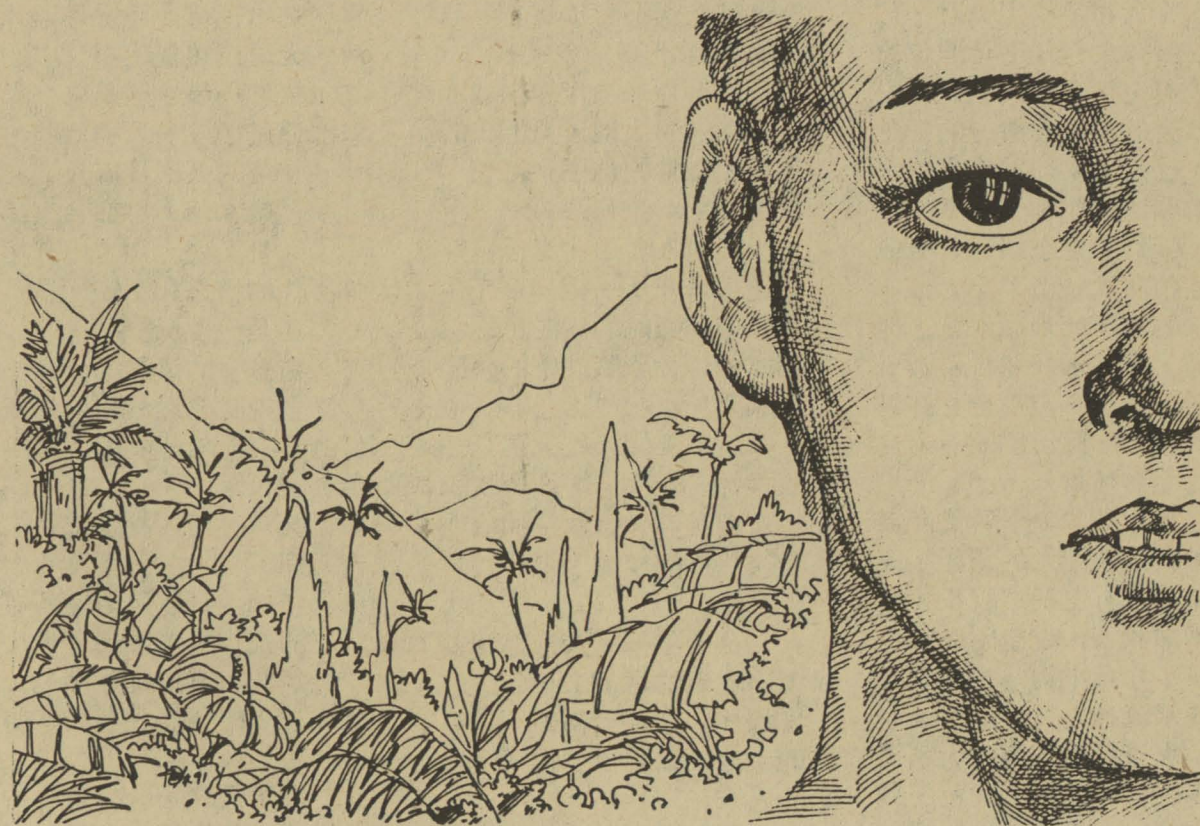
太阳洗澡时
九十年代的后羿
重复拉弓姿态



◎郑可达

图/林祖耀

咸水芭事件



还没走近咸水芭，骆亚国就感到浮荡着尘埃与车辆引擎声的空气，散发出一种不祥的气氛。当他远远的看到大大小小的警车时，他的心先是一阵畏缩，想不管一切的掉回头，但转念及父亲和哥哥，还有许多熟悉的叔伯，他又毫不犹豫的大步往前走了。

今天在学校上课时，一位在县议会担任书记职位的友人打电话来通风报讯，说县议会的工人在警方的护卫下，已经出发前往铲平咸水芭的非法农作物。

听到了这个消息，骆亚国连忙向校长请了半天假，飞快的驱车赶来咸水芭。他知道，在咸水芭耕种了数十年的老爸，一定不会心甘情愿的让开，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摧残。

咸水芭原是一片终年淤积着灰黄色死水的沼泽，三十年前，有三两个胶工，为了增加收入，趁空闲时在芭里筑了几条小沟，把芭地里的死水疏通。

水退后的土地，大家再分工合作，砍树，烧芭，翻土，把一个不毛之地的咸水

芭来个脱胎换骨。

“那时候谁有钱去租翻土机和电锯？还不是靠那几把锄头和巴冷刀；阿洪家那块芭，本来就不能种的，又湿又多石，如果不是我们一包包的泥土帮他填，现在那边大概还是一片水汪汪。你想想，一脚车一脚车的载一包包泥，上上下下，多累！”这是老爸不时提起当年开芭的点滴。

一小片一小片的向咸水芭争夺来的土地，撒下去的种子，正常的抽芽、苗长，冒出不少瓜果和蔬菜。

其他人看了，也一窝蜂的抢着来开垦，把一个充斥着蚊蚋和毒蛇的烂泥芭地，拓成一片片欣欣向荣的菜园和果园。

后来英国人把大园丘分段卖掉离开大马，许多胶工也随着失业，咸水芭的农作物，一夜间变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三十年来，大家都相安无事。老的退下去，年少的来接棒，这片当初毫不起眼的土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家。

骆亚国在课堂上讲解“

披荆斩棘”这成语时，也常用咸水芭的开发作例子说明。

咸水芭提供的安定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两年前。

两年前，咸水芭附近三个山坡的胶园卖了给一家公司，准备发展成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

“是一家日本财团投资的。”一晚，当一家人坐在客厅的电视机前观赏粤语片时，大哥忽然提起拟议中的高尔夫球场事；这是一个大家都讳避了许多天的话题。

在座的人都没有反应。

“咸水芭迟早都会完蛋！”大哥又说，声音中有压抑不住的愤怒和不安。

还是一片沉默。

窒息人的沉默。

电视机忽然爆出一阵开怀的嘻嘻哈哈，响遍客厅的每一个角落。

笑声过后，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日本仔！”老爸若有所思的摇摇头，苦笑着说：“三年八个月还过不够瘾，现在还来给我们一个大下集。”

高尔夫球场的宣传木牌，在咸水芭的土地上打下后

不久，日本财团的一些本地合伙人便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高尔夫球场公司也把球场的蓝图向报界展示，蓝图内的咸水芭，变作了一个花园。当时，一名比较细心的记者曾经问道：

“拟议中的球场进口处，据我所知，都是菜园和果园。但是，根据你们的蓝图，那些菜园和果园都不见了，请问贵公司如何安顿那些耕农？”

负责人不慌不忙的回答：“我们获得县议会告知，那段地并不属于那些耕农，换句话说，那块地已经被人非法开垦谋利。所以，本公司在法律上没有责任安顿他们。还有，我希望本地居民了解，我们花钱把那片地美化，弄成一个花园，对本地的旅游业将会大有帮助，希望居民合作，同舟共济。”

从那时开始，咸水芭的耕农就开始作恶梦。

公函来了一封又一封，都是同样的内容：请立刻停止耕种。

县议会的官员也三个两个的一起轮流上门，向耕农

解释耕种非法芭的后果。

然后，风声传来，有关当局已经订下了铲平咸水芭的日期。

传言一次比一次炽烈：有人在警局前看到两卡车的红头兵；有人看到三辆JKR的推泥机朝咸水芭的方向驶去。

大难当头，咸水芭的耕农倒也没有坐以待毙。

三三两两的，他们拿着语言冷漠的公函，分头向执政党，反对党，华团，甚至过气政客求助。

每一位施与意见的社会贤达与精英都说：先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立场要坚定！

结果，成立了咸水芭耕农协会筹委会。

“咸水芭的耕地必须合法化，牺牲耕农的生活去照顾富人的游乐活动是不人道、不民主的。这个国家的高尔夫球场已经太多了——如果你从怡保开车北上太平，每隔二三十公里就可看到一个高尔夫球场——少一个不算少。”反对党的一名领袖来咸水芭视察民情时说。

“这个问题，是可以平

心静气的通过协商来解决的。我会从各角度来跟有关当局争取，无论结果怎么样，我绝不会让大家吃亏。”执政党的龙金土州议员来跟耕农对话时提出保证。

各社团领袖也不落人后，纷纷在报上发表文告，呼吁各造坐下来商讨，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谁不知道龙金土的许多亲戚，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内定承包商。”反对党人有一次在对话会上披露。

一些耕农开始怀疑龙金土的诚意。

“拿出证据来！”龙金土立刻在报上反驳。

有些耕农开始不满反对党信口开河。

耕农间分别搞了个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支会。

反对党和执政党的要员来来去去，接待他们的咸水芭耕农协会筹委会的执委疲于奔命。茶水和糕点的开销也招来一些耕农的怨言。

“不要管这些政客了，我们直接去土地局请愿！”一些听腻了激昂的演讲的耕农这么建议。

“再给龙金土一些时间

。”另一部分人则不同意。

你一言我一语，报章上几乎每天都有咸水芭的新闻。

县议会方面却毫无动静。谁晓得那是风暴前的宁静。

今天，咸水芭能够逃过大劫吗？

来到了通往咸水芭的黄泥路上，骆亚国看到那些耕农手牵手，一字排开的分成两道人墙堵住咸水芭的进口。

在人墙前面，一名绑着领带的官员很有耐心，和颜悦色的劝导那些耕农：“这土地不是你们的，不要再逗留下去了，请回家去吧！”

绑领带的官员后面，站着三五成群的警员和镇暴队。另有一些镇暴队员则在不远处守着两辆推土机和罗里。

警员和镇暴队都脸容严肃，一副充分戒备、随时可应战的模样；推土机和罗里司机及其他工人，则若无其事的抽烟或聊天。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的热力也特别强烈，即使站在树荫下的工人也逃不过，频频挥动报纸扇风。

四周都是绿油油的植物，怎么连一丝风都没有？

骆亚国覆掌额前，挡住刺眼的阳光，他很轻易的就在第二道人墙中找到了老爸和大哥。

“亚国，这么乱，你还来干什么？”老爸一看到骆亚国，略带责备的劈头就问。

“这样的情形，我能不来吗？”骆亚国反问“我担心……”

“担心什么？”老爸没等骆亚国说完便大声的说：

“我们在这里种了二三十年，把一块烂泥巴地化作一片良田，现在他们却要把它铲平，做一个什么花园，这是什么道理？”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耕的也是非法芭啊！从法律的观点看……”

骆亚国的话又再被老爸打断：“什么非法芭？当初我们开沟填地，又有谁来阻止我们？英国人还说我们善用土地呢！”

“法律上，这的确是非法芭啊！”

“什么非法芭？”老爸激动的说：“我们申请芭地多少年了，这一点你也应该知道的。”

“但还没有批准啊。”

“……”老爸一声不响。

骆亚国知道自己刺到了老爸的伤心处。

“是你申请耕地，叫你去面试的。”那时候骆亚国还是个中学生，但老爸那种苦尽甘来的神情，丝毫不曾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老爸凝视着那封一个字也看不懂的公函，喃喃自语，几乎是泫然欲泣的。

骆亚国第一次体会到，一块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在老爸生命中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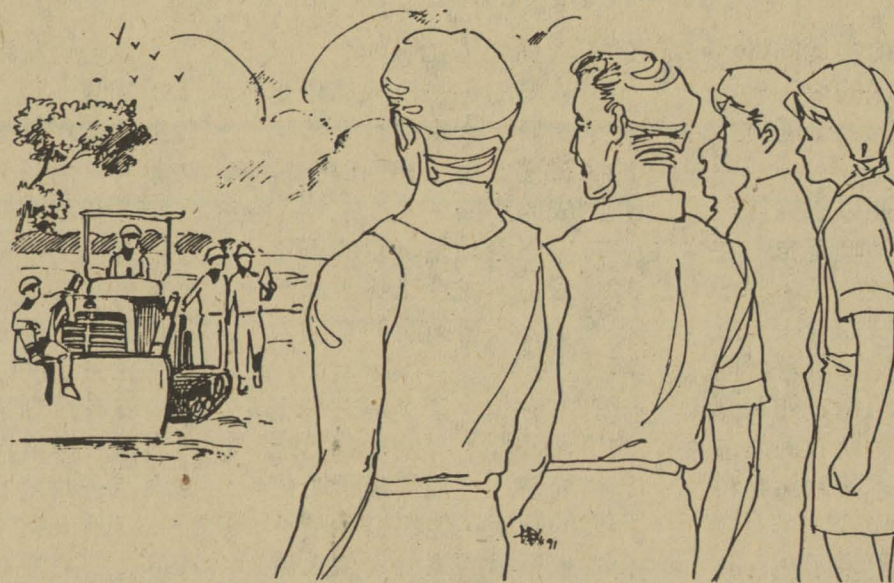
“没有一块自己的地，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老爸心里开始建筑着希望，憧憬着未来。

不久，骆亚国翻译给老爸听的一封信这么写道：台端的申请并不成功。

“我去见过李局绅，他说他会帮我想办法。”第一次的挫折，老爸并不因此而灰心。为了填表格，草拟上诉信，他仍然耐心的向各乡团的执行秘书求助。

“会轮到我的，终有一天会轮到我的。”骆亚国从没看到老爸绝望的表情。

现在站在烈日下的老爸



，心里还存有多少希望？

老爸还是一副坚毅的模样；他战胜了极不利的地形，现在却要在一些他不懂的条文前面倒下吗？

“好毒辣的阳光！”不知谁埋怨了一声。

见老爸久久不语，骆亚国继续说：“爸，无论如何，如果情况不对劲，要赶快跑开。以前槟城有一个什么园的非法木屋区，发展商来拆屋，居民顽抗，闹出了人命，最后那些非法屋居民还不是照样搬？！”

“亚国，”一直在旁听的大哥说话了：“咸水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高尔夫球场嫌我们难看，跟球场不登对，硬要铲平我们的菜园。我们是准备成全他们的，只要他们赔我们一块耕地，但他们只答应赔我们五百块钱。五百块钱！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

大哥是一个善良的人，初中没毕业，就出来跟父亲务农。他没有自己那么幸运，念完中学，当了几个月临教，就申请到师训学院，做

了一个生活安定的公务员。

过去几年，咸水芭许多跟大哥同样年纪的人都纷纷放弃农耕，跑去美国和日本跳飞机，每个月都可赚到四五千块。

“耕种的收入不多，干嘛不去试一试？”他曾经怂恿过大哥。

是的，干嘛不去冒险一下？辛苦几年，储蓄一笔钱，再回来做点生意。大马的贸易业已经超越了农业，耕种是没有前途的。

何况种的还是非法芭呢！

“还是脚踏实地的好。”大哥只是淡淡的说。

没有土地，大哥能做什么？

“马来西亚以农立国……”骆亚国耳边响起自己在课堂上课时讲过的话：“……我国非常重视农业，大量种植橡胶、油棕、可可，同时设立了许多机构，如联邦土地发展局，帮助农民发展土地，提供技术援助，肥料津贴等……”

“龙州议员来了！”有人兴奋的喊道。

骆亚国转过身来，他看到龙金土和他的一名助手正穿过看热闹的人群走来。

这时，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原来那两辆推土机的司机启动了引擎。

人墙开始不安的前后左右蠕动。

“别担心，龙州议员一定能解决的！”一名咸水芭耕农协会的执委试图安慰紧张的耕农。

几名警长发现龙金土，也忙迎向前去跟他握手，接着神色凝重的比手划脚低声讨论面前的形势。

几名跟随着龙金土到来

的记者则忙着拍照。

人墙的每一个人都停止交头接耳，大家都目不转睛的注视着龙金土和三数个警长围成的小圈子。

空气流动着沉重的不安。

最后，龙金土终于离开小圈子，心事重重的走向人墙。

“各位乡亲，”龙金土的语调庄严：“刚才我已经和当局谈过，他们都很明白你们的苦衷，他们也希望不会发生不幸的事件。咸水芭是非法芭，这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从法律的观点看……”

人墙有人低声发出抗议。

龙金土顿了顿，换了温和的口气说：“好，我们不谈法律观点。早些时候，我也曾经跟土地局的官员谈过，他们答应迅速处理你们申请耕地的事。我国还有很多土地，各位迟早会获得分配的。”

人墙间议论纷纷。

站在烈日下的龙金土满头大汗，焦急的等待着耕农的反应。

“眼前这局面怎么解决？”有人大声问道。

龙金土犹疑了片刻，清了清喉咙，说：“其实，各位继续留在这里，就是搞非法集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刚才我跟当局讨论过时，争取到三个钟头的时间——原本当局只给一小时——让各位回到芭场去收拾东西。”

龙金土的话刚讲完，人墙中就有人高声咒骂，另一些人则火速离开岗位，回到咸水芭去收割农作物。

“请大家冷静，请大家冷静！”耕农协会的几位执委声嘶力竭的维持秩序。

人墙逐渐溃散。

“大家要团结，团结！”几位执委换了一个口号。

人墙继续溃散。

“那些辣椒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采了。”大哥面无表情的说。

老爸紧闭着嘴，一脸茫然。

骆亚国沉思片刻，然后匆忙穿过人群向龙金土走去。

“龙先生，”骆亚国对龙金土说：“我是中华小学的骆亚国，我看三小时的时间太短了，不知能不能延长两个星期？”

龙金土正要说话，骆亚

国就听一声凄厉的喊叫：“哎呀，骆伯晕倒了。”

骆亚国一个箭步冲向老爸去，热辣辣的阳光下，他的背脊却冒起一股寒意。

“阿爸大概是心脏病发作了。”大哥正在替老爸解开衣钮。

“快把他抱上我的车。”

“让开，让开。”许多陌生的声音喊道。

一辆警车徐徐的后退过来。

一名警长走上前来说：“快把他抱上车吧！我们的车有警笛设备，很快就可以

把他送到医院的。”

骆亚国和大哥默默的把老爸抱上警车。

警车飞快的走上公路，飘扬着响亮的“呜呜”声。

“呜呜呜……”不绝于耳。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一元五角。
-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六期九元五角，十二期十八元，包括邮费在内。（马来西亚以外的订阅者邮费另计。）
-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例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费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绵绵细雨

卡蒂嘉·哈欣作

涣

兰译

林祖耀图



芯葩留意着两辆计程车。它们泊在距离穆娜婶档口不远处那棵枝杆茂盛的榄仁树下。

她一面炸香蕉一面乘机偷看从计程车下来，向甘蔗水档口走去的五个人。有三个人向她这方走来。

“看锅下的火，别老是在看人！”穆娜婶尖声高喊。

来客已经坐在四方桌前的长条凳上。穆娜婶亲自过去招待。芯葩将木柴堆往锅下火堆中去，她自己大早就站在锅前给烘得满脸通红。

“芯葩，给我来一些糯米虾饭竹筒！我还没吃早点呢……”继续赶路上关丹之前，常常停下来吃早餐的计程车司机阿邦阿里说。

那位小姑娘便朝阿邦阿里的桌位递上糯米虾饭竹筒。她看了看那仅存的四支装在竹筒的糯米饭条。

如果让阿邦阿里吃掉了，那么待会沙林伯可就没了得尝啦。这也是沙林伯喜爱的食物。

眼向路中凝看的芯葩，接着又看了看右边，也没看到有任何车在那儿。沙林伯上哪儿去，怎还没到。现在

已经是十点钟了。通常这个时候，他早已来到穆娜婶的档子，享受热腾腾的咖啡，配上糯米虾饭条或炸香蕉。

“芯葩，驾驶计程车这一行啊，就是这样子。总是没时间在家喝早茶。”沙林伯常常说话时语带叹息。

“一大早就到车站，抢顾客。”吃着糯米虾饭条的他又加了一句。吃了三四根糯米饭条，肚子够饱了，就可挨到在去吉兰丹州之前停留在关丹市镇时的午饭时刻。

停下来的那两辆计程车已经开走了，可是沙林伯还是没到来。他上那儿去呢？他已有两天没路过此地。芯葩边用衣角揩擦额头的汗，边看着静悄悄的马路。也不知怎的心底倏地忧愁起来。

加欣伯的车已路过此地，源的车也一样，刚才他停下来买包香烟。而朗加密的车也开走了。先前芯葩见到他停在甘蔗水档喝水呢。连阿邦阿里的车都绝尘而去。芯葩留意着每一辆路过的汽车及她所认识的司机。通常他们都停下来在穆娜婶的档口喝早茶或吃午饭。

炸完香蕉粿后，芯葩便

坐下来洗碗碟。档主穆娜婶则趁没有顾客光顾的当儿，靠在椅上稍息。

只要车声响过，芯葩就起身看向马路。

“洗碗碟了，路过的车子还看不够么？”穆娜婶吆喝。芯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这年纪半百，在她耳边唠唠叨叨的妇女，令她难受伤心。最近穆娜婶常爱发脾气，真叫她莫名其妙。

“把垃圾丢远一点，丢得近，臭哪。”看到芯葩洗好碗碟，穆娜婶命令道。她不喜欢看到她的工人赋闲着。

芯葩越过马路，又从通往橡胶树园丘的红泥交叉路上等候巴士的人群前面经过。

那儿有两个青年人看到前往橡胶园附近的土坎倒垃圾的芯葩，便不停地微笑。

她左右看看，没车经过，到底沙林伯上那儿去了呢。她不经意的惦念起来。

“咖啡一杯！”穆娜婶吩咐道。放下垃圾桶后，她把手洗干净，然后赶忙从架上拿下玻璃杯。有位青年停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香蕉。

正当泡着咖啡，她听到一辆车的声音，它不停在枝

叶茂盛的榄仁树下，反而端正正地泊在穆娜婶的档口前。

“沙林伯！”芯葩惊喜万分地大叫。穆娜婶的咀唇紧闭，向那方向瞟去。顿时便板起脸孔。

沙林伯已经下了车子，直接坐上长凳。

这年纪半百的男人微微带笑。不过按芯葩的观察，沙林伯显得有点劳累。

“二天了，沙林伯没进来坐坐。”芯葩开口，满脸春风的。

“没打这儿经过，怎么来坐呢。”沙林伯回答，伸手拿摆在桌上的炸香蕉。

“沙林伯不舒服啊？你看来疲倦得很。”芯葩问。穆娜婶也给这位准备继续赶路而进来填饱肚子的计程车司机，沙林伯同样的招待。

“发烧。”他答。

芯葩给沙林伯递过一杯热咖啡。

“芯葩，没糯米虾饭条？”

“卖完了，沙林伯。”芯葩回答。很惋惜地看着今早没法品尝糯米虾饭条的沙林伯。

“刚才还剩四支，给亚邦亚里吃掉了。……”

沙林伯没作声。吸了几口热咖啡后，他把衣钮松开。吃掉二条炸香蕉。

“沙林伯今天来迟了点，其他的人都走了。”芯葩说话。她走近沙林伯，看着这年纪半百的男人喝茶点。

“迟到车站，所以早上的顾客都走光了。”沙林伯起身付咖啡和炸香蕉的账。他皱起眉头望一望马路。

“今天天气热哪。”他叹息。

“还好，下午常下雨……”穆娜婶语气随和，微微带笑地说。

“沙林伯要上吉兰丹？”芯葩看到沙林伯汗流满面，黝黑的肤色有点油亮。鼻尖冒着汗粒。沙林伯的大鼻子叫芯葩想起了父亲。她父亲的大鼻子不像沙林伯那样尖挺。

“你想要点什么？”

芯葩只是微笑，接着细声地答：

“没什么。”

沙林伯不转睛地盯住那张给火烤得通红的脸蛋。光光滑滑的，可惜鼻傍生了几

粒粉刺。

“呵……待会我给你买罐吉兰丹的爽身粉。这大热天气，可真管用。”

芯葩含笑不语。也没答应，也没拒绝。

于是沙林伯开车走了。隔天一大早载到顾客才又驾驶回返。通常大约午四点钟就会来到穆娜婶的档口，喝了午茶后便回吉隆坡。

“哎哟？向沙林伯撒娇，可不简单啊……。”一脸冷酷的穆娜婶扯了扯芯葩的后襟。看到这副丑陋的怒容，芯葩不楚毛骨悚然。

“沙林伯是你的什么人？父亲？伯伯？情人？”她喝责。

呆然木讷的芯葩无从解答。穆娜婶竟然连这些事也气上头发怒。芯葩很清楚，沙林伯不是她的父亲，与她的家人也没任何关系。不过他心地好。

沙林伯常常买甜美的暹罗芒果及葡萄给芯葩。通常从吉兰丹回程时，他必在档口逗留，在车内，连一粒果子也不舍得吃。

除了父亲外，她不曾遇到像沙林伯那么好心肠的人

。可惜她好久没见过父亲了。母亲说，父亲找工作去了。要赚多多的钱回家乡，可是至到如今也没见父亲回家。

“别假情假意地招待那老家伙。沙林伯有资格当你爷爷啦。芯葩……不相称哪。和你不相称……。”穆娜婶越说越大声。

沙林伯和我不相称？哎，怎会想到那儿去呢？我和沙林伯说了些什么啦，会令到穆娜婶突然大动肝火。此刻芯葩实在无法明了这妇女的举止。她是有些什么看不顺眼的。以前也没这模样。芯葩想也想不通。

“记住，你是受薪的。你要是做错了，我会把你辞掉。”穆娜婶像在提出警告。

听到“辞退”这字眼，芯葩心惊胆跳。想起了乡下的母亲。要是自己失业了，母亲和弟妹的命运如何是好。

这区区的十五元对母亲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今天母亲吃过饭了没有？

心里想着久未见面的母亲和弟妹，她泪水滴滴，淌淌流下。穆娜婶所提的工作，并非是有年假的白领工作。她已经有三个月没回仅仅

距离此地五英里之遥的家乡。步行回去的话，也只费二个钟头就到了。可是穆娜婶不肯，她推辞说工作太多。

工作固然是多得很哪。一大早她就得起床煮椰浆饭，磨辣椒及煮虾浆。然后帮忙穆娜婶烘糯米虾条。又得把做好的糕粿，全都拿到路边的档口去摆放。

来到档口就得生火煮开水。热油锅炸香蕉，番薯。洗碗碟，招待顾客，一直到午后才收工。哪有年假。每当她开口提出要回乡探望母亲，穆娜婶便说，做生意的人不能经常请假。

尽管如此，芯葩还是认为非亲非故的穆娜婶，心肠好，肯收留她在档口工作。只要这么一想，她就觉得自己能在路边工作，总是幸运的。还可看到马路上来往窜行的车辆。没能像她那样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村友亚丝玛就常妒忌她。

“好了，不许哭。哭谁啊？沙林伯么？”穆娜婶讥讽道。

“把碗碟洗干净，然后去捡木柴。”穆娜婶气呼呼地命令着。她靠坐在厨房边

的藤椅上，注目留意做工的芯葩。

洗净碗碟后，她推着手推车过马路，推向建在园丘路旁，离此地四分之一里路的穆娜婶的屋子。

艳阳当头烘照。幽静的马路两旁，落叶飘飘。脚下含羞草羞人答答。额头汗水淋漓。

手推车放满了已经劈开的橡胶木，芯葩就将车子放在一旁。在木柴堆上竭息。眼光落在沾满灰尘的脚。瞪住那身残旧的峇迪衣裙，那是青年时，穆娜婶那住在吉隆坡的女儿送的。忽然间她又想起沙林伯。三天前，沙林伯从吉兰丹回来时，送她一块款式美丽的峇迪布料。她喜出望外，高兴极了。只有上苍才了解她在收到这块粉红色峇迪布的那一刹是何其喜悦兴奋。她感动得泪水满眶。去年新年以来，她从没买过任何一件新衣。

此刻沙林伯的车子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呢。芯葩眼眶里发现沙林伯清晰的容颜，使她不禁微微的发笑。他心肠真好，这么长久以来，芯葩不曾遇见过像他那么好心

肠的男士。她父亲的心肠也真好，从前开学时，给她买件新衣裳。可惜不久后父亲便离家，至今八年了也还没回来。

“芯葩，男人，信不过的。他跟你好，是有目的的。”穆娜婶批评沙林伯送她这件峇迪布的举动。

“你年青，他才喜欢。到了像你妈那么老就被遗弃啰。想想你妈的命运吧。”穆娜婶似乎妒忌那块红色的峇迪布。

“男人都是骗子。”她替自己的看法下了一个结论。

芯葩轻声叹息。不晓得穆娜婶此话真假程度。她只知道沙林伯心肠好，或许比把母亲撇在乡下多年不管的父亲更好。

芯葩的眼光凌厉地盯住空胶杯，瞪住树头干枯的橡胶叶。感觉上像似被这寂静的世界抛弃了。

她起身用手拍了拍屁股。沙林伯明天就会回来。

那块峇迪布已裁剪缝好了。明天正好能穿上，让沙林伯看看。

“哎呀，新峇迪布亮相！吓……美哦，下午还送来

爽身粉呢！”穆娜婶下唇向左一歪便讥讽起来。芯葩瞧见那副丑相真想大笑。

“呵……你以为沙林伯是何方神圣？老不死，已经三个老婆啰。你要做他第四个啊？”穆娜婶连带讥讽的又问道。

芯葩听了惊骇不已。穆娜婶边摇头边用老花眼盯住她。

“谁说我要嫁给沙林伯？”芯葩说的快要哭出来。

“哎，你年青，他是男人。再老也是男人！”她侮辱道。脸色倏地涨红起来。原来她也想起刚刚讨上新欢而鲜少归家的丈夫。

那天芯葩给她弄得极不愉快。觉得原有的工作是那么的生疏障手。她后悔穿上沙林伯送来的红色峇迪制衣裳。不过内心感激他人的礼物，仍然浮露一种幸福感。沙林伯看到她穿上它，一定高兴得很。

“今天的芯葩真漂亮。”朗加密说。芯葩听到赞美，羞得低下头。拿着汤匙往杯里搅个不停。

“今天下午的芯葩春风满面呢。”停下来竭息的阿

邦阿里说。

这时的芯葩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她知道耳闻目睹的穆娜婶肯定掀嘴暗嘲。要是沙林伯也如此赞美，那该多好啊。可是，沙林伯在哪儿呢，还没来到。看来这回早上迟来的沙林伯，回程也会延迟。

想要开口问问阿邦阿里，他有没有在哥打峇见到沙林伯开车回来？可是一看到穆娜婶那张脸，话题便哽塞在喉。

“里，吉兰丹有下雨吗？”看到逐渐阴霾满布的天空，穆娜婶问道。

“有。一路上从哲尔叠到甘马挽都下着雨。”

“看来那阵午时的雨水已经下了二三天了。”

阿邦阿里匆匆上了车子。车内的搭客一个也没下来，显然是睡熟了。

穆娜婶开始收拾着。“快下雨了。待会是会有人来的。”她说道，便把卖不完的糕粿装回篮子里给带回去。

外头风势强劲。吹掀起档口的竹帘。昨午是滂沱大雨，今午又下么？芯葩抬头

望着黑沉沉的天空。心里突然地跳了起来。要是下大雨的话，待会沙林伯就不能来啦。穆娜婶已经收拾好，要关门收档了。

然而穆娜婶还未来得及把木桌子移到档口中间时，已下起雷雨了。它仿佛要把这小小的档口吹上天。桌布全湿透，纸张四处乱飞。

芯葩和穆娜婶给困在档口里面，听着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声。

芯葩环抱着身子坐在灶旁思念沙林伯。雨下得这么大，沙林伯在那儿啊。芯葩揉擦着湿透的裙角，然后抚了抚在鼻边刚发了几颗青春痘的脸庞。沙林伯会记得给我买爽身粉吗？在这狭小的屋檐下的芯葩深沉地叹了口气。外边的雨声像破堤的水。风似乎泯没良心，再度凶猛地吹袭。档口的竹帘也不知让风掀开多少次，让雨水泼进，溅湿穆娜婶和芯葩的衣服。她俩只能呆在那儿，等到个多钟头的雨停后为止。

户外的天气仍旧很昏沉。雨仍然绵绵不断。路旁的泥坎积满雨水。那棵茂盛的榄仁树，一边的枝干给折断



唐茶

黄戈二



茶啊！为什么我还喝着
喝你离我太远太久的叶子

植根于文明古国的苦涩土壤
叶子却被搓揉皱卷
烘干，包装后
被放逐离根的远方

卷起干燥的五千年的香味
或用清溪水
将失去绿色的叶泡开
溢出陆羽的创意
——离根太远时喝枯干的叶子

一只紫砂、
一只绍兴红陶壶
两只小瓷杯
杯内黄晶石色的茗品
脑里一幅采茶图
只用舌尖我尝到
许多远离根源的滋味

一小撮老丛水仙
一只小小的陶壶
一杯黄河水
伴一个寂寞的人

而今他却以含氯
带酸雨的自来水
刻意、艰苦
浇淋一株寻觅归属的小茶树。

（1991年12月8日，我在怡保一间茶坊品尝茶的原味）

了。绿油油的叶子掉落满地。
。可惜！那儿是沙林伯常泊
车的地方。好几棵橡胶树也
给拦腰折断。

穆娜婶把装糕粿的篮子
顶在头上准备回去。芯葩手
提另一个篮子跟在后头。

俩人正要超过马路，这
时候左边来了一辆汽车，接
着端端正正地停在穆娜婶面
前。加欣伯从车窗探出头来
说：“沙林伯撞车啦！在甘
马挽附近。”

“撞车？跟谁相撞？”

穆娜婶惊骇万分。芯葩惊震
不已。两腿麻软，跌在地上。

“撞卡车呀。”

“伤重么？”

“不知道，人不在现场
。应该是送去医院了。”加
欣伯说完便开动车子绝尘而
去，剩下跌坐在地上的芯葩
。穆娜婶一转眼就见到在脚
旁哭泣的女孩，不过紧接着
就露出厌恶感。

“哎，你要在这里哭多
久？够啦，起身！回去……
！”穆娜婶吆喝地走回去。

芯葩站起身，拖着步伐
走到断了枝干的榄仁树头下
。她就在那儿等待路过此地

希望能带来沙林伯消息的车
子。想到沙林伯的遭遇，她
肝肠寸断。他会死么？他重
伤了吗？芯葩一面放声大哭
，一面将峇迪衣服上的泥土
弄掉。她恐惧，害怕再也见
不到沙林伯。

“天啊，可别让他死去
，受点轻伤倒不要紧！”芯
葩在这寂静的黄昏，茫然惊
惶地祈求。眼光端直地投注
到湿漉漉的马路中，搜寻着
什么的，可惜没车子经过。

天色越来越晚，在暮晨
昏鸦之中，她呜咽啼哭地迈
开步子走回去。一路上她无
所顾忌地啼哭，因为外人不
会知道她脸颊流下的是泪水
抑或那绵绵细雨。

卡蒂嘉·哈欣（Khadijah Hashin）是柔佛州峇都
巴辖人。她接受马来教育、英语教育及宗教教育。她曾
担任过宗教教师、马来前锋报及每日新闻编辑。创作短篇
小说，长篇小说及戏剧。她写长篇小说十分吸引人，其
中《昨夜海上暴风雨》、《墓路》、《早晨之彩虹》、
《还未到时》、《飞吧，白鸽！》、《几时及什么地方
》、《怀念》等最受马来文学界欢迎及欣赏。出版过短
篇小说集《瓶中的红玫瑰》及《一椰壳杓的水》。现任
职于私人出版商。

蕉風

PP 73 / 12 / 91

MITA (P) 219 / 1 / 92

编辑顾问：白 圭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文坛省思】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书 评】

评苏伟贞的两部近作

反熟悉观念的设计

——打开夏绍华诗文的一道锁

【散 文】

旅美杂感

救救天才

无情不似多情苦

守候

门里门外

【人 物】

第13位“东南亚写作奖”得奖人

——基哈地·阿巴地

【专 栏】

香港人的情结（香江随笔）

与大家闲聊个人的写作（清凉集）

【诗 】

淡淡的

停电

贬值

• 云里风 2

• 李有成 4

• 张光达 8

• 姚 拓 12

• 曹 苓 23

• 林婷婷 39

• 叶 勤 41

• 苏清强 43

• 碧 澄 26

• 郑百年 35

• 尔 然 37

• 心 笛 45

• 田 思 46

• 田 思 46

目 录 448

【新锐】

生活猎影

失发记

拼图

忆紫

游戏

单调

逃犯

膨胀

【小说】

咸水芭事件

绵绵细雨

【彩色文章】

化石鱼

唐茶

【编辑人语】

听听，那静寂的声音

【封面说明】

鸽子的草场／杨渐麟作／水彩／1992年

杨渐麟的画风一向明朗、细致，对光与影之间的流动有极精密的构思。投影于草场上的树荫可见画家的扣人心弦处。

• 卢佛宝 47

• 卢佛宝 47

• 卢佛宝 48

• 卢佛宝 48

• 葛锦华 49

• 葛锦华 49

• 葛锦华 50

• 葛锦华 50

• 郑可达 51

• 卡蒂嘉·哈欣作

涣兰 译 58

• 张永修 封面内页

• 黄戈二 封底内页

• 编者 1